



真“象”背后

东南亚旅游从业
大象福利现状调查



封面图片：印度拉贾斯坦邦，用于骑乘的大象，佩戴着象鞍并被铁链拴着。

作者

Jan Schmidt-Burbach博士是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野生动物和兽医高级顾问，在德国完成兽药学教育，并获得诊断亚洲象健康问题博士学位。Jan Schmidt-Burbach博士作为野生动物兽医专家、项目经理和野生动物研究员有十多年来在亚洲工作的经验。

Jan Schmidt-Burbach博士已发表数篇关于利用野生动物进行非法贸易的学术文章，并于2010年在泰国开展了野生动物被用于旅游娱乐活动的相关研究。他在许多专业论坛上也一再强调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圈养野生动物使其免遭痛苦。

致谢

感谢为本报告提供实地调研、建议和反馈的专家以及工作人员。特别感谢Jennifer Ford博士、Lindsay Hartley-Backhouse、Soham Mukherjee、Manoj Gautam、Tim Gorski、Dananjaya Karunaratna、Delphine Ronfot、Julie Middelkoop和Neil D'Cruzet博士。感谢孙全辉博士对中文版报告的技术指导。

感谢TUI Care Foundation和The Intrepid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使我们的报告得以顺利完成。

前言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保护动物。目前，我们在六大洲和五十多个国家开展相应保护工作。保护野生动物，终止野生动物遭受痛苦，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野生动物并非玩物”倡议行动（The Wildlife – not entertainers campaign）旨在保护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免遭利用和虐待，致力于终止将野生动物用于旅游娱乐表演活动，致力于推动野生动物保护运动。而旅游公司和游客则是采取行动保护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关键所在。

旅游业的转变

2010年，荷兰途易公司（TUI）成为首家停止销售和推广大象骑乘和表演景点的旅游公司。很快，一些其他旅游公司也加入这一行动，例如Intrepid Travel，该旅游公司于2013年在全球范围内停止了类似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到2017年初，160多家旅游公司都作出相应转型承诺，支持为大象友好型的旅游活动。

猫途鹰（TripAdvisor）于2016年宣布，停止销售圈养野生动物与游客直接接触体验相关的旅游活动的门票，包括大象骑乘。在我们与全球55万支持者共同推动下，该公司发表声明，停止从世界最残忍的野生动物旅游娱乐活动中获利。

前路漫漫，这些转变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保护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使它们摆脱因娱乐之名而遭受的痛苦。坚持不懈、有效的合作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为保护野生动物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与各国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已有20年的历史。我们与希腊、土耳其和印度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致力于终结“跳舞熊”的娱乐表演活动，目前在巴基斯坦正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终结“熊犬厮杀”表演。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为熊的饲养者开发了替代生计方法，确保他们不再依赖“跳舞熊”表演或“熊犬厮杀”表演而作为收入来源。

自2005年以来，我们在亚洲一直在努力改善大象的福利。这包括支持尼泊尔的大象所有者了解替代旅游活动，用人道方法饲养大象。这虽然对改善大象福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未能解决利用圈养大象获利造成的主要福利问题。

在2005年和2006年，我们资助了在印度开展的大象福利研究。这一研究由Compassion Unlimited Plus Action（CUPA）和亚洲自然保护基金会（Asian 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共同开展，在印度对大象福利的认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05年到2008年之间，我们也支持了泰国大象保护中心（Thai Elephant Conservation Center）隶属的大象医院，为从业大象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2010年，在The Intrepid Foundation的资助下，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重点研究了泰国圈养大象所面临的困境。同年，我们与荷兰的途易公司（TUI）共同发起了一项公众活动，帮助荷兰的旅游者了解大象骑乘和表演背后所隐藏的对动物的残忍虐待。

本研究报告也借鉴了2010年的研究成果和“野生动物并非玩物”倡议行动（The Wildlife – not entertainers campaign）取得的经验。2014年，我们委托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Oxford University's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earch Unit）对全球用于旅游业的野生动物的规模进行了深入的评估[1]。研究评选出“全球十大最残忍野生动物旅游娱乐活动”，为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方向[2]。

目录

报告提要	6
简介	8
背景信息	10
亚洲象：物种信息和种群数量	10
生物学与行为学	10
关于“家养大象”的错误认识	11
游客对圈养大象的认知	12
训练和管理大象	13
圈养大象及其对人的风险	16
圈养大象的福利	16
保护价值和圈养繁育	18
怎样成为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	20
东南亚地区大象保护的历史和现状	22
泰国	22
斯里兰卡	25
印度	26
尼泊尔	27
老挝	28
柬埔寨	28
范围与方法	29
研究范围	29
评估工具	29
研究结果	30
亚洲	30
泰国	40
旅游业规模与动物福利状况	40
大象经济及其可行性	43
结论和建议	46
主要发现	47
野生大象面临的风险	47
以身作则	47
建议	48
采取行动实现大象友好型未来	49
附录1	50
附录2	50
附录3	51
参考文献	52

报告提要

本调研报告记录了东南亚地区用于旅游娱乐活动的近3000只大象的情况。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年中，我们对泰国、老挝、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总计220个旅游景点进行了实地调研。这些景点涵盖了泰国、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所有涉及圈养大象的旅游景点，以及印度一些代表性旅游景点。2010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首次发布《走钢丝的野生动物》的调查报告，报道了泰国旅游娱乐业大象的福利状况[3]。

本报告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调研的2923只大象中有四分之三的大象居住在恶劣、无法忍受的环境中。所有这些大象都饲养在提供大象骑乘活动的旅游景点中，大象骑乘是这些亚洲国家最受欢迎的旅游活动之一。

在这些调研的亚洲国家中，泰国圈养大象用于旅游娱乐活动的数量占了总数量的四分之三。

自2010年以来，泰国用于旅游娱乐业的大象数量上升了30%。最新研究发现，与五年前相比，泰国居住在恶劣环境中的大象增加了357只。

这与泰国游客数量的上升相呼应，快速发展的大象旅游娱乐业中大象饲养与传统的大象饲养相差甚远，这引起了我们对利用大象和大象管理员（象夫）用于盈利行为的高度关注。

一些景点一天要接待上千游客，使得大象不断地提供骑乘、表演以及与游客互动。这些大型的旅游景点也是报告中提及的那些大象生活条件最恶劣的场所。而且，这些旅游场所通常为象夫提供的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

大部分大象的生活条件恶劣

调研中有2000多只大象被用于提供骑乘或表演活动。在大多数景点中，大象遭受着巨大的痛苦。

大象不供骑乘或表演时，日夜都被铁链锁起来，而且大多数时候都用不到3米长的铁链锁着。大象的饮食非常差，缺乏适当的兽医护理；大象通常被圈养在水泥地面上，周围是嘈杂的音乐，靠近道路或有旅游团体，这些都会令大象紧张不安。

这些饲养情况都没有考虑大象的智商、行为

和需求，而且这些大象往往在幼年时期经历过严重的创伤。创伤是由于与母象的过早分离和残酷的训练过程造成的，通过摧毁它们的意志使大象驯服从而能够顺从地提供骑乘和表演活动。

一小部分大象的饲养条件较好

本研究发现调研的旅游景点中，有487只大象生活条件较好。尽管并非尽如人意，但这些旅游场所对大象习性更加了解，有负责的员工，大多数不提供配带象鞍的骑乘活动，大象的工作时间也较短，为大象社交提供更多的条件。许多旅游场所也为象夫提供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仅有13个旅游场所的194只大象生活在福利较高的圈养条件中。这些旅游场所不提供大象骑乘和表演活动。大象大多数时候可以自由活动，也可以与其他大象社交互动，大部分这些旅游场所为大象提供天然蔬果作为饲料。游客游览这些旅游场所时可以观赏大象在大自然中的活动。在这些旅游场所大象与游客之间的直接接触通常是禁止的或者受到限制。这些场所内的象夫普遍受到尊重且充分参与大象的日常管理和与游客的互动。

面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尽管在一些景点大象的生活条件还不错，但在游客与大象的近距离互动中显然还存在着安全风险。2010年到2016年，光是在泰国，圈养大象伤人致人死亡的报道就有17起，重伤事件的报道有21起。未报道的涉及当地大象管理员的伤亡事件有可能会使这一数据更高。

为保护大象做出改变

与2010年相比，泰国福利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的大象数量新增173只。但是，与此同时，福利条件严重不足的大象，新增将近357只，这给可喜的变化蒙上了阴影。

只有做出改变，使越来越多的大象免于遭受恶劣生活条件的痛苦，获得更好的福利，才能真正改善圈养大象的处境。本研究显示，这一变化尚未开始。

在利润驱动的旅游业中不断增长的大象数量以及不断上升的与大象互动体验的需求也引发了保护问题。圈养大象的高额利润及边境破碎化驱动了非法盗猎及走私从而将野外捕获大象变为旅游娱乐业中的圈养大象。

旅游行业、政府、大象所有者和象夫、当地社区以及游客个人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特别关键的是，旅游行业证明了市场对高福利圈养大象景点的需求。

我们承诺以合作的方式来终止旅游行业给圈养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造成的痛苦。

发展大象友好型旅游行业

我们需要制定明确的路线图，为现有的圈养大象提供更好的看护，同时淘汰利用大象谋利的经营模式。

本研究记录了东南亚地区涉及大象福利的积极进展情况，可为大象旅游场所向大象友好场所的转型提供指导。为了在更大范围可持续地推动旅游业的转型，终结大象所遭受的痛苦，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 允许和鼓励复制及推广高福利、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的实践做法。
- 引导游客需求转型，使大象表演和骑乘等这些残忍的旅游项目转向更人道的旅游替代项目。
- 设计制定一整套大象友好型旅游标准。
- 改善圈养大象的生活条件。

终止偷猎野生大象将其贩卖到旅游行业的非法行为。

- 确保对圈养大象实施全面的登记注册制度。
- 将被捕获大象的繁育限制在具有真正保护价值的场所中。
- 尊重当地的文化，通过发展替代生计来解决象夫和其他依赖大象为生的人们的生计需求。

每四只大象就有三只生活在恶劣、无法忍受的环境中。

仅有13个旅游场所的194只大象生活在福利条件较高的场所中。这些旅游场所不提供大象骑乘和表演活动。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泰国用于旅游行业的大象数量上升了30%。

大象是野生动物，不是人类的玩物。



简介

我们对“野生动物娱乐”的定义是利用野生动物为人们提供娱乐活动，这会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给它们造成紧张、压力和不适，或违反其天性的展示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动物被饲养在福利低下的环境中，持续遭受痛苦。它们在训练过程中也会遭受残忍的虐待。例如，训练猩猩不停地表演自由搏击比赛，老虎幼崽被用于与游客拍照合影，大象被迫表演和供人骑乘。

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圈养野生动物不断遭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虐待，而这仅仅是为了娱乐游客。不论是野外捕获的个体，还是出于商业目的人工繁殖的后代，它们的福利都受到严重的侵害。

野生动物旅游景点，包括野生动物娱乐活动，都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动力，旅游业也被认为是高利润回报的行业，而且据预测，旅游市场在未来十年仍会继续增长[1,4]。2014年由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委托，对全球13000人进行的调研明确显示对动物的热爱是游客参观这些旅游场所的主要动因。

但是，我们缺乏用于旅游业的特定物种的全球规模、动物福利状况以及这一行业对野生动物种群保护影响的准确数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资助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所(WildCRU)进行的研究显示，24类野生动物旅游场所中，14类（涉及12万-34万只动物）旅游场所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造成不利影响，18类（涉及23万-55万只动物）旅游场所对动物福利产生负面影响[1]。

尽管证据确凿，但很少有游客对这些景点的动物保护或动物福利问题提出负面反馈。该研究因此得出结论，野生动物旅游景点所产生的大量不利影响还未被发现，或者大部分游客还被蒙在鼓里。该研究因而建议，迫切需要对游客进行宣传教育，并在全世界制定野生动物旅游场所相关法规。

野生动物娱乐活动是野生动物旅游场所中最令人担忧的活动。动物们从野外被捕获或者通过人工饲养繁殖（常常是在年幼时被迫与母亲分离），被强迫忍受残忍而密集的训练，使它们能够驯服地表演、与游客互动，来取悦游客。

我们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解决旅游行业中出现的动物福利和保护问题，力争淘汰残忍的野生动物娱乐活动。

我们的“野生动物并非玩物”全球倡议行动（The Wildlife – not entertainers campaign）强调野生动物属于大自然——而不属于娱乐活动，并基于这一愿景推动开展这一倡议行动。这项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就是鼓励人们争做文明和负责任的动物友好型游客，督促旅游公司以不伤害动物的旅游活动替代销售和宣传残忍的野生动物娱乐活动。

自2010年以来，160多家旅游公司已经加入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倡议行动，承诺停止销售和推广大象骑乘和表演的旅游娱乐项目。这些公司提供了更为入道的替代项目，例如游览真正的大象庇护所，尊重圈养大象的需求，或者在自然环境中以负责任的方式观赏野生大象。

野生动物旅游娱乐是全世界的一种流行趋势，在亚洲最为明显，亚洲每年有几百万的游客涌入这些动物娱乐旅游场所。泰国是亚洲第二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5]，游客抵达泰国后，不断接收到野生动物旅游娱乐场所的宣传，例如“大象骑乘”、“一日象夫体验”、“观看大象演”、“与老虎亲密合影”等。

2010年，我们在泰国第一次开展了关于旅游场所圈养驯服野生动物用于旅游娱乐活动的研究[3]。当时对泰国118个旅游场所（基本占了泰国当时所有旅游场所的95%）的圈养野生动物规模及其福利进行了评估。

在这些旅游场所内圈养的动物包括1688只大象、614只老虎和317只猕猴。大部分旅游场所利用大象提供大象骑乘和表演活动。总体而言，90%的老虎和猕猴旅游场所以及80%的大象旅游场所中，动物的福利条件低下。大部分动物被终身囚禁。

这些大象旅游场所中仅有15%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但大象的生活质量依然不高。大象这一

物种在圈养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 被铁链锁起来或关在狭小笼舍里，活动受到限制
- 与同类的互动社交受到限制
- 从事频繁的表演活动，在一些情况下，这类表演活动对动物产生极大压力。
- 缺乏或者没有兽医护理
- 营养不良

2010年，我们的研究表明，泰国用于旅游场所娱乐活动的动物福利状况必须得到高度关注。这些动物的福利不仅难以得到保障，而且极有可能对于物种保护产生不利影响，利用野生动物从事娱乐表演活动需求增加成为野生动物贸易的重要推手 [3,6]。

在评估的118个景点中，有106个景点圈养大象存在问题，大象骑乘是最常见的旅游活动，使得大象成为用于旅游娱乐活动中的最具代表性的物种。

本报告是对我们2010年研究工作的扩展和更新，增加了其他国家的数据和信息，也对泰国的数据做了更新。本调查报告是对旅游业中圈养大象的福利条件最全面的研究之一。作为“野生动物并非玩物”的全球倡议行动（The Wildlife – not entertainers campaign）的一部分，这份报告将有助于旅游业的利益相关方、政府部门、大象专家和游客做出明智决策，共同努力保护大象。

图：泰国，一个典型的提供大象骑乘的旅游场所内的恶劣条件。这里所有的大象都被用短链拴着，站在水泥地上，整天佩戴着象鞍被用于大象骑乘。



背景信息

亚洲象：物种信息和种群数量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是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中的物种，公约严格禁止大象和大象制品的国际贸易。

人类不断侵占大象栖息地，偷猎象牙或野生动物的行为在过去几十年造成亚洲象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现有亚洲象种群数量估计在3.8万-5.2万只之间[7,8]。

亚洲象通常有三个亚种：亚洲大陆上的印度象（*Elephas maximus indicus*）、斯里兰卡的锡兰象（*E.m.maximus*）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苏门答腊象（*E.m.sumatranus*）[9]。野生大象的种群数量在13个国家中（或国家范围内）有所不同。

据估计，在孟加拉、不丹、中国、尼泊尔和越南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大象数量不到200只，而柬埔寨和老挝则不到1000只[7]。泰国野生大象的种群数量估计在2500-3200只之间[10,11]。印度野生大象的数量最多，估计在2.39万-3.2万只之间[8]。

除了野生大象外，圈养大象的数量庞大。估计圈养大象的数量占有所有存活的亚洲象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2,13]，这一比例很有可能还会上升。2003年，估计有1.45万-1.6万只大象处于圈养状态或半野生状态，这些大象通常被用于伐木、农田劳作、旅游或寺庙用途[14]。

圈养大象主要来源于野外捕获，也有一些国家在圈养大象中进行繁育并取得了成功。商业利益是捕获野生大象的主要动因[13]。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泰国大象贸易评估报告》报道了2011年4月到2013年3月间，有79-81只野生大象被非法偷猎后贩卖到泰国旅游业中[10]。大部分野生大象来自于缅甸。缅甸野生大象种群数量约为4000-5000只，大象偷猎活动对这些野生大象的存活及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造成严重威胁。评估报告给出结论：“野生存活的大象被非法偷猎，用于供应泰国有利可图的旅游业，迫切需要该国加强立法，建立大象登记注册制度，阻止大象走私活动。”

生物学与行为学

与非洲象一样，亚洲象是现存的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成年象的体重可达3000-5000公斤，体长可达6米多。大象的寿命较长，在野生状态下寿命可达70岁左右，但在圈养状态下寿命通常会缩短[15]。怀孕的母象妊娠期在20个月左右。生产后，母象会照顾幼象4-5年，之后几年里还会继续关照幼象。

大象是世界上社交能力最强的几种哺乳动物之一，能够建立复杂的社群结构。它们会形成多层次的社会单位，这包括以母象-幼象为基础的家庭单位、各家庭结合在一起的群居联合单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联合）和协调它们行为的部落[8]。**大象可以组成包含20多只母象和幼象的群体**——甚至有报道称有象群数量超过100只[16]。

与它们的表亲非洲象不同，亚洲象似乎没有等级结构，也不一定有母象来领导象群[17]。象群中的大象个体常常会表现出一些社会行为，如触碰其他大象和发出声音。合作的行为包括共同照顾幼象，这在象群中也有所报道。

成年公象单独活动，会在一段时间里加入母象象群，或短暂地组成公象象群。亚洲象家域范围在15-30平方公里之间，其大小取决于可获得的食物、饮水和栖息处的范围。

大象每天可在密林里行走多达10公里。它们每天花12-18小时觅食，消耗150-300公斤的食物。大象以草为食，也吃树皮、树根、树叶和小树干（取决于食物的可获得性和季节）。

大象通常在靠近淡水水源的地方活动，因为它们每天至少饮一次水。大象通常每天都要沐浴，也经常在水里游泳。大象的其他常见行为活动有：用泥土洗澡、在树上蹭身体、用象鼻探索周围的环境[18]。

亚洲象是高智商的物种，有丰富的认知能力[8]。有证据显示，大象具有情感，例如在失去家人的时候表示出“悲伤”，在受到伤害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19-21]。

大象从未经历家养的驯化过程

关于“家养”大象的错误认识

“家养”一词常被用于形容圈养的大象，用以区别野生大象。游客通过广告宣传了解到这一词语，也通过大象旅游娱乐场所的体验及宣传材料和与导游及象夫的沟通了解到“家养”大象的情况。许多泰国当地的居民也认为大象是家养的动物，并争辩本国“家养”大象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词也常被用于科学文献中，而科学文献通常被认为是严谨而准确的，这一词也常用于不太正式的出版物中。这样的使用使这种误解进一步加强了。

大象从未经过“家养”的驯化过程，驯化过程通常指一种社会生物学的过程。尽管如此明确定义“家养”的驯化过程一直在争论，但大多数动物专家表明，“家养”的驯化过程只能通过人的引导、有选择地进行繁育，而且估计繁育不能少于数十代[22-24]。在每一代中，都选择人们希望携带的特性（如力量、皮毛、大小、行为等特征要求）来进行进一步的育种。

“家养”一词总是针对整个种群；因此根据定义，某一动物个体在其寿命内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家养”这一过程的。家养的物种在天性和解剖结构方面与其野生的表亲有着显著的不同，同时家养物种突出的特性是含有人类希望从这个物种“家养”过程中得到的特征。虽然家养动物仍然经常显示出一系列生物自然行为，但它们在触发某种行为改变时所需的刺激强度有所不同，因此，它们较其野生表亲来说更加驯服。

在人与大象长达3000年的关系史中，人类利用的大象大部分是从野外捕获的。这意味着人类利用大象的悠久历史并不能证明大象是家养的动物。即便是今天，大部分成年大象仍来自于野外捕获，有一部分是圈养后繁育的，但也只是第一代或第二代而已，而且并没有进行选择育种。选择性育种是家养这一社会生物过程的先决条件。现如今，大部分用于旅游场所骑乘活动的亚洲象仍是从野外直接捕获的。由于缺乏详实数据来确认这些大象的出身，所以很难确定从野外捕获大象的准确数量[25]。各类研究人员均认为从野外捕获的大象是动物驯服和训练的典型例证，而并非是家养的驯化过程[26]。

尽管大象并非家养动物，但它们长期被圈养，并且与象夫之间常常发生亲密互动，这都在个体行为上留下了印记。一些研究人员建议采用介于“家养”和“野生”之间的其他术语来描述这种情况，例如采用“驯服”或“圈养的野生动物”这样的用语[22]。但是，“驯服”太模糊不清，可能会产生误导认为动物还存在野性和危险。“圈养”一词隐含动物是从野外直接捕获的，但这又太不适用于在圈养状态下繁育的大象[27]。

鉴于这些讨论，以及缺乏更合适的替代说法，“圈养野生动物”似乎更为贴切，更能反映用于旅游娱乐活动的大象的情况。这一用语可以促使制定更为严格的规定，来规范大象旅游活动，并认可它们具有与野生亲属一样的复杂需求。

图：野生大象在斯里兰卡的一个国家公园内自由觅食



游客对圈养大象的认知

“家养”一词不仅不准确，而且常常会导致误解，从而阻碍保护工作，削弱为确保圈养大象获得更好福利条件所作出的努力。如果这些动物被形容为家养动物，而非野生的话，那么游客将更有可能认为它们已经长期发生改变，从而认可它们被囚禁在狭小的空间，并与象夫和训练员之间的近距离互动这样的情况。

这是因为“家养”一词意味着这些动物已经失去野性，像猫、狗和马一样，已经完全适应人类陪伴的生活。对大象而言，这与事实相差甚远。游客在旅游场所的大象体验与圈养大象的真实生活也相差甚远。

与导游和象夫的沟通通常无法真正了解圈养大象的真实生活；反而常常被描绘成浪漫的图景，而这是不准确的。这加强了游客认为大象是被细心照管的宠物这样的认知，并增加了游客对这些娱乐活动的美好享受，进一步促进了游客对这一行业的支持。

游客与大象在骑乘过程中短短几分钟的接触无法展现大象的真实生活，或者无法展现它们为此而经历的痛苦。例如，大象画画的表现看起来毫无伤害，但要使大象画画需要高强度密集的训练，这样才能使大象在表演过程中服从象夫的命令。

大象画画和踢足球并非大象的天性活动，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但旅游场所依靠这些娱乐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可爱”、具有异国风情、新奇的特点来招揽游客。尽管在大象骑乘的过程中游客能够欣赏到大象的巨大身形和美丽，但却隐藏了大象的日常枯燥生活，身体所经受的疼痛与痛苦，以及无休止的艰辛跋涉。同时，也隐藏了大象在其他时间被囚禁的事实。

而且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很难发现大象是否存在痛苦和不舒服的迹象。除了重复摇摆的刻板行为外，无助的大象不会总是很明确的表现出痛苦。大象的肢体语言很难解读，与我们熟悉的家养动物的肢体语言不同。



图左：印度，一只刚刚结束骑乘的大象呆在它的荫蔽处。在一个黑暗的棚子里，三条腿都被绑在石头上，而来这里骑乘大象的游客通常看不到这样的情景。图右上：尼泊尔，象夫控制大象的工具。图右下：泰国，一个象夫正在为年幼公象洗澡。

训练和管理大象

通常游客认为大象是温顺、不会造成伤害的动物，但象夫和大象训练员却一致认为大象是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圈养大象的野性要求象夫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管理和控制大象。有时他们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

野生大象绝不会让人类骑在它的背上，更不要说表演非自然行为。控制大象的过程要从大象被捕获后就开始。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摧毁”、“粉碎”或“精神折磨”。所有的野生被捕获和圈养后繁育的大象都会在幼年时经历残酷的训练，使它们能够从事骑乘和表演活动，以及与游客近距离亲密互动。这种训练代代相传，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极度残忍的训练过程。

这种所谓“摧毁”的精神折磨的训练方法在各区域间有细微差别，但基本上都是基于征服大象并建立主动权的原则。通常幼象在幼年时被迫与母亲分离。在从野外捕获大象时，有报告称，保护幼象的家人会在捕获幼象的过程中遭到杀害[10]。幼象被捕获后，就会被铁链或绳索锁起来，限制其活动，除非遵循训兽员或象夫的命令。通常被困的空间非常狭小，大象都无法坐下。接下来，大象会被强迫接受人骑在脖子上，并对给出的信号作出反应。在许多情况下，会通过造成大象剧烈疼痛来加速训练的过程，这包括用钩子或其他工具刺戳大象，以征服大象并建立主动权。对新捕获的大象进行残酷训练的影像记录显示了训练过程对动物的极端虐待和给动物带来的极度痛苦和疼痛。

泰国的大象管理员对这些报告提出异议，声称这些方法不是常见的训练方法，是非法的。虽然这些特殊案例是罕见的例外，但所谓“摧毁”的精神折磨过程仍然给野生捕获和捕获后繁育的大象带来了强烈的紧张和压力。根据训兽员的经验和个体大象的个性，训练过程可能需要数天或一周以上，大象才能被“摧毁”或“征服”。这种创伤虽然在大象的生命中是相对较短的时间，但却给大象生理和精神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极大的负面影响。

最新研究认为所谓“摧毁”的精神折磨方法（也包括其他能够造成创伤的事件，例如被从野外捕获的过程，以及与母象分离的痛苦）会使大象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PTSD）。这与人类在受到创伤后遇到的情况相类似[19,20]。与这些严重创伤相关的症状有：重复的异常行为异常（刻板行为）、自残、严重焦虑、杀死自己的幼崽、物种间和物种内的暴力行为。2016年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对圈养的亚洲象进行检查后发现74%的大象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PTSD）[21]。

所有的野生被捕获大象和被捕获后繁育的大象都会在幼年时经历残酷的训练，使它们能够从事骑乘和表演活动。

在许多情况下，人类通过造成大象剧烈疼痛来加速训练的过程，这包括用钩子或其他工具刺戳大象，以征服大象并建立主动权。

最新研究认为所谓“摧毁”的精神折磨方法（也包括其他能够造成创伤的事件，例如从野外捕获的过程，以及与母象过早分离的痛苦）会造成大象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PTSD）。

经历了初期的精神折磨后，大象的一生都会被囚禁、活动受到限制。通常被捕获的大象由象夫来照顾。几个世纪以来，象夫已经积累了关于大象管理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代代相传。

在许多情况下，象夫与大象的关系非常亲密，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彼此依赖。象夫会合理地照顾自己的大象，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生计，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大象也是真的同情[28]。许多年纪较大、较传统的象夫非常亲切，真心尊重他们的大象，而不只是把大象当成商品。但是，近来，利用大象获得商业利益已经损害了象夫和象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轻一代的象夫的数量不断上升，他们没有传统象夫的背景，主要为了解就业而成为象夫。这些年轻的象夫不了解大象的需求，较传统的象夫而言，他们更趋向于经常使用残忍的方法来训练大象。这些年轻的象夫没有传统的训象经验，因而导致流动率非常高，这也给大象带来更大的压力和痛苦，因为它们要不断地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象夫。

除了象夫与大象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许多大象营地，象夫的生活条件也让人无法接受，而且工资很低。

为了减少对人员和财产的损害，大象不提供娱乐活动的时候，它们的活动受到极度限制。这对大象的福利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大象是高度社交型的动物，象群中通常有着复杂的等级划分。但是，圈养的大象却被强迫屈从于它们的象夫。通常在大象营地中，象夫需要不断地强化对大象的征服与控制——有时需要通过给大象造成直接疼痛来实现，例如：不当地使用象钩或者通过不断地限制其活动来让大象屈从。大象除了屈从于象夫的命令，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赖于象夫的能力来判断大象的基本需求和是否痛苦。

象夫，特别是那些没有太多经验的象夫，对给予大象更多自由这样的想法是排斥的。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害怕大象尝试过自由与独立的滋味后，他们就无法控制大象了，而且他们也害怕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伤害。大部分象夫不是因为恶意或轻视大象而采取这些极端措施，是因为大象营地的环境使他们为了确保自身和游客的安全而不得已这么做的。

替代训练方法

在过去10年，很多组织都努力寻求“替代训练”方法的来取代残忍的训练方式。这些方法有：积极的强化训练或有限的厌恶训练与积极的强化训练相结合[29]。这些方法常用于动物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是为了训练动物在诸如体检这样的项目中能够提供基本的配合，并已经取得了成功。训兽员和动物管理员常通过保护墙或保护网来为动物提供服务。这样在动物不配合的时候可以确保动物和人员的安全。

原则上讲，推广这些方法用于大象的训练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这有赖于如何应用这些方法，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方法。积极强化训练方法常用于有保护的环境中，通常动物与动物管理员由隔离带分开从而保护他们的安全。积极强化训练旨在改善动物园和动物保护区的日常管理和动物护理，例如将动物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或为动物提供医疗护理。在这些情况下，积极强化训练是最基本的，也是管理圈养大象的有利工具。积极强化训练有赖于大象的自愿合作。这种训练也有助于为大象提供尽可能良好的生活条件，同时保护象夫及工作人员的安全[30-32]。



图：泰国一个旅游场所内，一只大象被用很短的铁链锁住。

然而，是否能够应用这些方法来代替传统的“摧毁”精神的训练方法，使大象能够驯服，提供骑乘、表演和与游客近距离接触，则受到高度质疑。

在有压力、需求高的情况下（如供人骑乘和表演），依赖大象的合作意愿，或没有其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确保象夫和游客的安全，这对人员安全存在极大风险。使用仅靠训练来配合的大象可能会使管理者在紧急情况下失去管理能力。大象在失去控制或在疲劳、有压力、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可能无法预测它们的行为，而且很难控制。这可能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样的训练也要求训练员和象夫具有高水准的技能。这是非常有挑战的，特别是像泰国，那里的象夫人员流动频繁且技能低下。

大象主人是否同意使用温和的训练方法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有可能在使用温和的训练方法后，会再使用传统的严酷训练方法。一些人可能会要求在训练大象用于骑乘和表演时使用人道的

训练方法，而在训练大象用于与游客直接接触时使用传统的严酷训练方法。

一些允许大象与游客有直接互动的旅游场所，积极的强化训练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大象的生活条件，但总是伴随严酷的训练方法来控制大象，这样即便是在紧张高强度的情况下，也能确保象夫、游客和财产的安全。在一些大象不需要与人发生直接互动的场所或保护区，在具备合格训练员的基本情况下，可以运用积极强化训练来完全代替传统的严酷训练方法。

为了降低对人员和财产的损害，大象不提供娱乐活动的时候，它们的活动受到极度限制——这是旅游娱乐场所损害动物福利的确凿证据

图：一只大象在一个用于积极强化训练的荫蔽处。



圈养大象及其对人的风险

无论是“摧毁”这种精神折磨方法，还是不断地限制大象的自由和不停的训练，有报道显示，每一只圈养的公象身上都会发生一起人员死亡事件。目前还不清楚每年有多少人被圈养大象杀害或导致重伤，但可以确定的是死伤数量肯定高于被人类利用的其他野生动物所造成的伤亡数量。

以下是游客被大象杀害或严重受伤的例证：

- 2016年：一位来自苏格兰的游客被大象在他女儿面前杀害[33]
- 2011年：一位来自瑞士的女士被大象踩踏致死（另外有四位游客受伤）[34]
- 2009年：一位三岁儿童受到旅游场所内大象的攻击[35]
- 2008年：一位女士被一只沿街乞讨的大象攻击导致脊椎受伤[36]
- 2000年：一位英国女孩在大象表演过程中，被一只公象杀害[37]。

2010年到2016年之间，光是在泰国，媒体报道圈养大象伤人导致死亡事件有17起，重伤事件有21起。受害人包括外国游客、当地路人或象夫。显然象夫的风险最高，因此也是最常见的受害者。涉及当地大象管理员的未报道的事件有可能会使这一数据更高，但因为未涉及国外游客，所以不会引起公众注意。

泰国媒体报道圈养大象伤人导致死亡事件17起，重伤事件21起。

这些事件主要涉及公象。在“交配”期，由于自然而周期性地产生睾丸素，公象行为会变得不可预测且极度具有攻击性。即使是最先进的大象机构在大象交配期对大象的管理也面临这一问题，需要在此期间将大象隔离并用铁链锁起来。交配期的长短随大象年龄而有所不同，青年象的交配期大约一周，而年纪较大的大象交配期可长达两个月[38]。

当大象变得具有攻击性和不受控制时，或者由于囚禁环境而开始出现重复的异常行为（刻板行为）时，通常会将它们卖到其他地方或隔离在较开阔的地方。泰国大象保护中心（Thai Elephant Conservation Center）组建了专业团队，这支团队在处理具有极端攻击性动物方面经验丰富。如果大象，通常是成年公象，在交配期时逃脱铁链，伤人或杀人的话，专业团队会迅速赶到现场来控制现场情况。如有必要的话，他们会对大象进行远程注射麻醉药物，转移到其他地点。公象自然交配期相关的行为再一次证明捕获大象将其圈养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在要求大象

与人发生直接互动的情况下。

人与大象亲密接触也会引起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大象身上发现结核病已经有几个世纪了[39]。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对于大象和象夫来说，确实是严重的健康威胁。这种慢性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圈养亚洲象身上得到证实，包括泰国[40]、尼泊尔[41]和美国动物园里的大象[42]。在尼泊尔，2002年首次在圈养大象身上发现结核病。2002年至2009年之间，有7只大象死于结核病，2011年，25%（44只里有11只）的大象结核病检测结果为阳性[41]。

结核病长久以来就被认定为是新发的动物传染性疾病，是一种人与动物之间双向传播的疾病，这已经在1998年得到证实[43]。因此，在封闭的空间里携带结核病菌的大象与人的亲密接触会引起严重的感染风险。对泰国的四只感染结核病的大象所做的分子研究显示，这种疾病极大可能是从人类那里传播感染的[40]。

在马来西亚，圈养大象中有20%发现感染处于活动潜伏期的结核病菌，24%的象夫身上显示出这种疾病是双向传播的[44]。这表明旅游行业中圈养大象恶劣的福利条件是结核病感染上升的一个推动因素[45]。还包括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这些导致大象免疫系统受损。

这条信息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与允许游客与大象亲密接触的大象旅游场所的公共卫生风险相关。诸如亲吻象鼻、或让大象用象鼻给游客沐浴的旅游活动可能会引起疾病的传播。未来对这一风险及其对游客健康所产生的影响的进一步评估研究将至关重要。评估携带结核病菌的游客将疾病传染给大象的风险也是至关重要的。

圈养大象的福利

动物管理程序和饲养条件对圈养大象一生的生活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圈养大象的管理一直以来都只注重大象所有者或旅游场所的利益，而忽视了大象心理和生理的需求[13]。这使得动物在面对暴力、虐待和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变的非常弱势，这些已经在上述的训练和管理方法中有过描述。确保大象在圈养环境中的福利面临着很多挑战。大象巨大的体型、复杂的社交互动行为、高智商、广泛的活动范围、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和众多的行为表现，都使得在圈养环境下满足大象的需求变的非常困难[45]。

大象在不同旅游景点的圈养环境因其设施、属性和限制程度——如允许活动的范围和被锁起来的时间——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它们的饮食条件、觅食机会、是否能得到沐浴和饮用水以及与其他大象的社交互动也都千差万别。



图：印度一个旅游场所内一只公象的生活条件。

普遍证据显示圈养大象的福利条件极度恶劣。一些研究以寿命的缩短、行为问题、慢性病的发展情况以及有限的繁育机会作为指标来评估大象生理和心理的受损情况。大象作为高级的社交动物，与族群内其他大象进行社交互动及互动的质量对大象福利有着极大的影响——将一群大象圈养在一起对它们的健康更有利[46]。让大象参与旅游娱乐活动对它们的福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包括：破坏了它们的社交联系、严酷的训练过程、用铁链和小围栏囚禁、与游客亲密接触、供人骑乘时身体负重，以及表演非自然行为。

2007年对泰国的18个大象旅游场所中的194只大象进行的调研发现，64%的大象后背都有伤痕，这表明大象骑乘活动对大象是有伤害的[47]。但是，不能把大象福利条件的降低仅仅归因于单一因素，如配带象鞍供人骑乘。大象福利原则上是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不良的管理措施而受到损害的[28]。几项研究都强调了旅游业中大象福利的问题。

2010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通过对泰国旅游业中野生动物福利状况的研究[3]收集了几个方面的数据，这些方面包括：活动/限制的方法、环境特点（栖息处是否有遮挡、卫生状况）、社交群体状况、饮食情况、动物管理情况、参与娱乐表演活动的强度、非自然和重复的异常行为（刻板行为）情况，以及动物健康状况。利用这些数据对旅游景点作出评级，评级分10个档次，10分代表最好的福利条件。在106个旅游场所的1688只大象中，50%的旅游场所（涉及974只大象）评级分数为4分或以下（代表福利条件恶劣）。

研究证据包括：日夜都被用短链锁起来限制自由活动（除了骑乘和表演的时间外）、栖息地空间狭小、被锁在钢筋混凝土地面上、一直配带

着象鞍、饮食差，以及与其他大象的社交互动非常有限。研究发现有20个旅游场所提供如马戏表演一样的大象表演，大象在这些旅游场所内被强迫做出非自然行为，例如足球射门、倒立、骑三轮车和走钢丝。

43个旅游场所得分在5-7分之间。这一分数虽然表明福利条件仍然不足，但能够给予大象一些活动的自由，一些有限的社交互动，休息时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

只有75只大象的生活条件较为良好（即：处在半野生状态）。因此，随着大象生活条件的改善，大象重复的异常行为现象（刻板行为）随之降低[6]。

其他研究也发现圈养大象的生活条件普遍恶劣。在一项全球旅游场所野生动物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大象公园和徒步旅游项目在动物保护和福利条件两个方面都得分很低。根据广泛认可的“五项自由”的落实情况对各类野生动物旅游场所进行的评估发现，大象旅游场所的得分在1-4分之间[1,48]。

亚洲自然保护基金会（Asian 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与Compassion Unlimited Plus Action于2005年到2014年之间共同开展了一项对圈养大象福利条件的研究，这是同类研究中最为综合全面的研究之一[13]。研究涉及到印度12个邦中不同管理机构的1545只大象（这些管理机构有：寺庙、私人所有者、动物园、森林营地）。用铁链将大象锁起来的做法在12个邦中都是常见的，50%-90%的大象每天被锁9-18个小时。私人所有者拥有的大象中有40%都观察到重复的异常行为现象/刻板行为（供人骑乘和表演的大象中这类异常行为最为常见）。

所有邦的大象都存在17-124个的不等健康问题。私人所有者拥有的大象的健康问题包括：身上有伤口，眼睛、脚和腿部有健康问题，脓肿，贫血，胃肠道疾病，泌尿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寄生虫。

尼泊尔的Animal Nepal动物保护组织于2014年开展研究[46]，评估了尼泊尔索瓦哈奇旺国家公园（Sauraha, Chitwan National Park）里42只私人所有者拥有的大象的福利情况。调研发现大象的生活条件恶劣，82%的大象的生活环境评分为“不适宜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一只大象的生活环境得到“良好条件”的评分。研究发现引起了进一步的担忧：4只大象失明，10只身体有伤口，一些在幼年时就被迫开始工作，另外一些则因年纪已经太大而无法继续工作，一些供人骑乘的大象已经超过60岁。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大象私人所有者对大象的福利标准缺乏了解。

所有这些研究都为政府、大象旅游场所和旅游业提供了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 改进并落实福利和管理标准
- 改进大象登记注册制度，并加强落实工作
- 防止偷猎野生大象贩卖入圈养大象中
- 鼓励人道的友好的旅游活动，避免大象骑乘、表演和与人直接接触的旅游活动
- 加强对大象的兽医护理服务
- 运用积极强化培训的方法代替残酷的驯练方法
- 增加大象的社交互动
- 改善象夫的生活条件，为象夫提供培训
- 在改善现存圈养大象的生活条件的同时，推动逐步淘汰利用大象从事旅游活动

这对大象是否能够完全生活在圈养环境提出了质疑。在动物保护领域里，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只有一些具有充足资金和能力的高规格机构才能提供足够大型的围场环境，以满足大象的需求。大部分的动物保护协会都建议淘汰小型的大象场馆，用以建立大型的适合大象生活的围场，在数量上可能不多，但可以使大象有更多的自由和社交互动。大多数动物专家认为没有很好的理由的话，大象不能也不应该被圈养。

对大多数圈养大象来说，返回野生环境是不可行的。改善圈养大象目前的生活福利状况的同时，要逐步淘汰残忍的大象娱乐活动。

保护价值和圈养繁育

也有人常常声称圈养大象也是一种保护大象的方法，因为在野生大象濒临灭绝的时候，可以通过维持圈养大象的数量来避免大象灭绝。这种

争议在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尤其强烈，比如在泰国，通过大量繁育圈养大象来补充圈养大象的数量。本研究发现（参见第30页的研究结果），泰国在大象旅游业中也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泰国大象旅游业的商业性质使得圈养大象用于保护大象的说法受到质疑。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需要探讨用于商业目的的野生动物圈养繁育的保护价值——这也可以称为“野生动物养殖”——在这一领域也经常提出类似的关于通过“养殖”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说法。泰国圈养大象的情况与一些濒危野生动物养殖情况相类似，都是不可持续的做法，例如老虎或一些异域宠物的养殖。捕获濒危野生动物用于圈养繁殖就是为了追求高利润回报。然而，这种合法的、高回报的捕获野生动物的做法会带来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开放的风险，人们会通过这一市场来贩卖野生动物进行非法交易和洗钱活动。

将濒危野生动物用于高回报商业领域有助于野生物种保护的案例非常少。相反地，这种做法加剧了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即使不考虑野生动物养殖的伦理问题以及对野生动物福利的不利影响，出于保护目的而圈养繁殖野生动物，这种做法也是备受争议的，而且这需要满足以下一系列条件[49,50]。

1. 合法产品足够替代非法产品
2. 满足需求但不能增加需求
3. 合法产品性价比更高
4. 不得从野外持续捕获野生动物来补充需求
5. 杜绝非法交易

如果不符合上述任何条件，那么该行业就不能被认定为具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这是因为对偷猎野生动物持续或长期的需求将对野生动物造成威胁。泰国旅游业圈养大象作为野生动物养殖从而保护野生动物的说法存有争议，上述条件可用于评估这一行业对野生大象的保护价值：

1.理论上，圈养大象有可能替代从野外捕获的野生大象，因为圈养大象更习惯于与人类接触，更易于驯服和训练，即使仍然很残忍。如果不考虑持续存在的动物福利问题，那么能够满足上述条件1。

2.泰国旅游业不断升温。2010年到2015年这五年来，泰国游客数量增长约两倍。2014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对泰国的1700名游客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36%受访游客已经或打算参加大象骑乘活动。随着游客人数的上升，对大象骑乘的需求也



图：斯里兰卡，野生孤儿幼象正在为重回野外而训练。

在不断增长，而且大象骑乘长久以来都是泰国旅游业的重要游览项目。这一点不符合上述条件2。

3.圈养一只大象，并使其繁育，成本是高昂的（包括大象的运输成本），需要与捕获野生大象并将其运到边境的成本相比较。缺乏这方面的准确数据就无法确定是否符合上述条件3。

4. 野生大象被用于补充圈养大象的缺口，尽管近年的数据还不清楚这种情况的程度，但极有可能不符合条件4，有待进一步的数据来确定。

5.捕获大象用于贩卖进行洗钱及非法交易的行为已有记录，是经过证实的[10]。将来可以通过改进登记注册系统和DNA抽样来避免这种不法行为，人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没有任何系统是坚不可摧的，任何系统的操作与实施最终都依赖于人来完成。因此，不符合条件5。

这一分析表明，泰国圈养大象的情况只符合一个条件，其余四条都不符合。这说明**旅游业以大象来盈利的行为只会使野生大象的数量减少，而无法起到保护野生大象的作用**。对泰国旅游业圈养大象能够保护野生大象的这种说法迫切需要进行全面评估。

现有的用于商业用途的圈养大象可以在野生大象濒临灭绝时作为大象储备起到保护濒危动物的作用，对这一争论存在质疑。上述观点强调旅游商业用途中的圈养大象对野生大象数量的减少会产生极大的风险，而且对动物福利也有非常不

利的影响。只有少数项目圈养大象可以起到保护野生大象的作用，例如将圈养大象放归大自然。

需要强调的是，有许多其他保护大象的方法，这些方法不需要涉及繁育圈养大象来实现商业利益，而且能够从根源上更加有效地解决野生大象数量减少的问题，实现标本兼治。在评估圈养大象繁育问题时，应考虑这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商业领域无法一直贯彻对于圈养动物繁育的科学管理，也无法通过将圈养大象放归自然来实现野生大象数量的增长，这都是极其值得关注的问题。

自1989年伐木禁令颁布以后（第40页），泰国圈养大象的数量不断上升，这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介绍。这使得为了照管这些圈养大象需要不断争夺资源，由此也会引起更大的动物福利保护问题。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建议，在大象管理中实行动物福利最高标准的旅游场所应该避免圈养大象的繁育，来保护资源以满足现有大象的需求。除非这些场所参与了认证保护项目，致力于将圈养大象的后代放归大自然。

有些进步的旅游场所认为很难贯彻这些政策，那么可以采取折衷的办法。这些场所可以确保所有圈养大象及其后代在他们寿命期内可以一直生活在圈养地，享受与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些场所应采取措施，将公象的后代圈养在能够确保人员和游客安全的场地，但不能够采用伤害性的、造成痛苦的训练方式。

怎样成为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

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对如何实践良好的大象管理达成共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制定了相关的指南（网址：<http://www.worldanimalprotection.org/elephant-friendly-venue-guidelines>），该指南概括了成为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的条件，用来改善现有圈养大象的福利，逐步淘汰利用大象谋利的行为。[51]

本报告发现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旅游场所正在努力为大象提供优质的福利条件，至少有一部分满足指南所提出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减少了许多游客与大象的互动。以友好的观赏大象的活动取代大象骑乘或象鼻沐浴的旅游娱乐活动。

通过友好的观赏大象的活动，游客能够了解这种复杂而巨大的生灵是不能被圈养的。这些旅游场所可以让游客在半自然栖息地的环境下观赏

大象，或者在自然栖息地的环境下，游客在与大象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来观赏大象的活动。

至关重要的是不能够强迫大象参与任何娱乐表演活动，要保证大象有机会表达它们的自然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训练有素的象夫需全程监督大象，以确保游客和大象的安全。

目前，最先进的旅游场所中许多开始修建栅栏或围墙，使大象可以安全过夜，自由活动，表达自然行为。一些偏远的旅游场所甚至利用真正的森林而完全不设任何围栏，而且这些旅游场所还为大象选择夜间栖息地，使大象可以在夜间能够在自然栖息地的环境里觅食，这有时需要用长链将大象锁起来。显然这不是理想的做法，但这是这些场所可以选择的折衷方法。使他们能够为大象提供尽可能的自然环境作为栖息地。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指南建议游客与大象之间不要发生直接互动。为了避免旅游场所持续圈养更多的大象，该指南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指南里提出的条件很复杂，满足这些条件具有挑战性。如果国家的立法将圈养大象视为家畜的话，或者当旅游娱乐场所能够从圈养大象身上获取高额利润时，满足这些条件就更具挑战。

这些条件中有非常重要的两点可以保证可持续性：一是不能在圈养情况下继续繁育，另外一点是获得大象的方法必须要避免大象所有者以南换旧。通常，旅游场所不是购买大象就是租赁大象--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租赁大象可以避免大笔资金交易，确保大象所有者不会购买新的大象。但是，如果大象所有者觉得将大象用于其他地方更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就会将大象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旅游场所对如何管理租赁大象不会太加以控制，

例如，对如何避免租赁大象的繁育不太在意。

相反地，购买大象的话可以确保旅游场所永久拥有大象，并能够根据自己的政策管理大象。这些政策包括：夜间大象可以自由活动、避免大象的繁育。然而，这也存在严重的风险，用大笔资金购买大象，那么就可能使大象以前的所有者用这笔钱去购买新的大象，从而形成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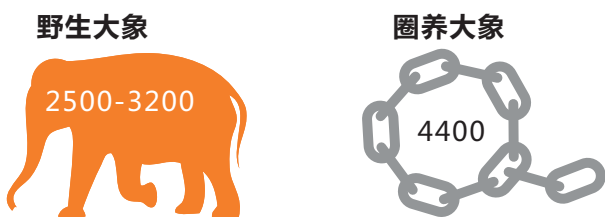
摧毁循环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需要保证大象所有者不再购买新的大象。由于大象在不断升值，要保证大象所有者不购买大象非常困难。避免大象私人所有权的转移，需要逐步探索降低大象价值的方法，也需要加强大象所有权管理的法规政策。

图：在泰国北部的一个旅游场所内，在有象夫的监督下，大象可以自由放养。



东南亚地区大象保护的 历史和现状

泰国



泰国使用大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3000年前，大象一直被用于战争或劳作。如今大象是泰国的国家象征之一。最早的时候，野生大象遍布泰国全境，这加速了圈养大象的发展，到20世纪初的时候，圈养大象估计达到5万只[27]。由于自然栖息地遭到破坏而变得破碎化，再加上偷猎行为以及人象冲突，现在泰国野生大象的数量下降到2500-3200只[11]。

泰国有一些保护项目试图解决对野生大象的威胁，例如，缓解人象冲突[52,53]。

1989年之前，泰国全国大部分的大象都被用于伐木。但是，禁止商业性林业砍伐的全国禁令的颁布使得许多大象所有者失去了收入来源，被迫进入新的就业领域。徒步旅游营地、马戏表演和沿街乞讨成为利用大象实现就业的新型方法。

旅游业被认为给大象提供了更好的关怀福利，因为比起伐木这样的重苦力劳动，大象供人骑乘更为容易。全国伐木禁令颁布将近30年后的今天，大部分以前从事伐木的大象都已经衰老或者死亡。旅游业带来的利润成为维持现有及日益增多的圈养大象的主要动因。

在泰国，对存活大象的保护法律非常复杂。大象受《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家畜法》的保护。野生大象受到野生动物法的良好保护。从野外捕获的大象进行圈养后和圈养大象繁育的大象，成为登记在册的大象，会受到18种不同法律的保护，由几个不同的部门来贯彻执行这些法律。

目前，圈养大象满8岁的话就需在民政部登记。这样在缅甸偷猎被贩卖到泰国供应旅游市场的大象就能够作为圈养大象进行登记。这引起了动物保护方面的问题[10]。不是所有的大象私人所有者都愿意透明申报其所拥有的大象的真实数量。2016年对登记注册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要求登记的大象在幼年时就开始配戴微型芯片并进行DNA取样。具体的年龄要求仍有待于政府的决定。泰国大象保护中心拥有可以追踪圈养大象现状的最全面的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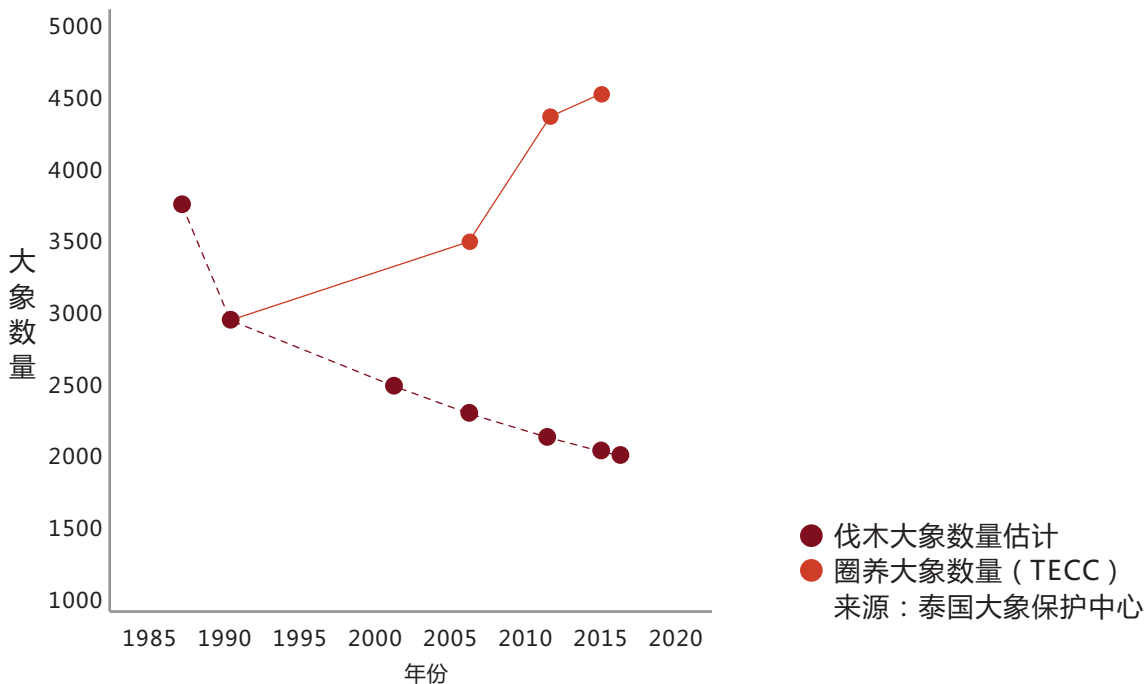
政府数据库的准确性常常受到质疑。如果这种质疑得到证实，就不能保证对圈养大象数量持续而完全的监测，这将造成野生大象继续被非法交易变成圈养大象。由于边境监管漏洞百出，防止偷猎大象对执法部门而言则成为严重的挑战。目前针对圈养大象和野生大象执行双重法律制度也为非法交易野生大象和利用大象盈利的行为提供了机会。

不考虑上述这些问题，可获取到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泰国圈养大象的数量在稳步上升。20世纪后半叶，泰国圈养大象的数量在1989年下降到3705只，1991年减少到2938只，这是伐木禁令颁布后两年里的变化情况[54,55]。2002年，据估计泰国圈养大象的数量约为2500只，其中969只被用于旅游业[56]。

然而，到2007年，圈养大象的数量似乎又开始上升，达到3456只[57]，2012年达到4287只，其中大约50%登记注册在大象营地中[58]。2014年，泰国国家大象研究和卫生服务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Elephant Research and Health Service）的数据库中登记在册的大象数量为4435只——比1991年增加了50%。据估计，这比伐木禁令后维持的圈养大象的数量多了两倍多[59]。

在泰国，在大多数大象旅游利益相关者庆祝大象数量增长时，数量庞大的圈养大象却引起了人们对于动物福利的担忧。随着圈养大象数量的稳步增长，总体改善大象恶劣的生活条件也变得

图1：泰国圈养大象数量的发展



越来越困难，这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空间和资源，而旅游业仅以获取利益为目的来管理大象。圈养大象数量的增长也显示这与伐木用途的大象及其所有者数量的逐步减少没有关联（图1）。圈养大象数量的增长是为了满足繁荣的旅游业对大象娱乐活动的旺盛需求。

过去10年里，泰国旅游业增速迅猛。自2010年我们在泰国开展野生动物旅游娱乐业状况调研以来，泰国游客数量增长了两倍，从1590万增长到2016年的3260万（图2）[60]。在2014年和2016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分别委托开展对前往泰国旅游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的游客进行了调研，来评估游客对大象骑乘的需求。每次访谈的游客数在1700到2200人之间，都是参观热门旅游景点的游客，以此来更好地了解游客对野生动物旅游活动的态度及认识。

2014年的调研发现，36%的游客表示参与过或者计划参加大象骑乘活动；这意味着2014年可能有890万的游客寻求参与大象骑乘活动。2016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又一次开展了同样的调研，此次调研发现，前往泰国旅游人数最多的十大国家的游客中，40%的游客表示参加过或计划参加大象骑乘活动。这表明高达1280万的游客对大象骑乘活动有需求。

2016年10月，世界最大的旅游网站猫途鹰（TripAdvisor）声明，将停止一切与圈养野生动物直接互动的旅游景点门票的销售与推广，包括大象骑乘旅游景点。全球50多万人支持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要求猫途鹰网站停止从世界最残忍的野生动物旅游娱乐景点获利。这证明人们可以通过行动说服旅游公司做出积极决策，这样的决策对保护成百上千万的野生动物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这些数据显示，在两年的时间里，游客对野生动物娱乐活动的需求迅速增长。虽然这些数据令人担忧，但我们也看到了旅游业转型的开始。全球越来越多的旅游公司正在改变他们的游览路线和游览项目，逐渐停止提供大象骑乘和表演的娱乐活动。调研数据未能反映这些决策的影响，这是因为调研主要代表的是游客个人的态度和观点。通过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努力，160多家旅游公司承诺不再销售或推广大象骑乘和表演的娱乐活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人道的旅游活动[61]。

泰国圈养大象在国际象牙非法交易中也间接发挥着作用。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泰国颁布了象牙市场法规，要求交易者登记他们的存货，禁止销售非洲象牙，尽管如此，关于泰国国内市场为象牙交易提供机会的做法还是令人担忧。

最近通过DNA识别技术，人们开始能够区分非洲象牙和亚洲象牙。然而，现在还无法分辨象牙是来自于圈养大象还是来自于非法偷猎的野生亚洲象。这使得非法交易者有可能通过泰国国内象牙市场来非法交易野生象牙以洗钱和获利，人们对此也极为关切[62]。

过去，泰国被认为是东南亚最大的象牙交易市场，包括非法进口的象牙[63]。泰国国内象牙市场的法律漏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因此，泰国政府开始加强国内象牙市场的相关法规，要求国内市场象牙交易者向政府登记申报其

象牙存货及其交易情况[6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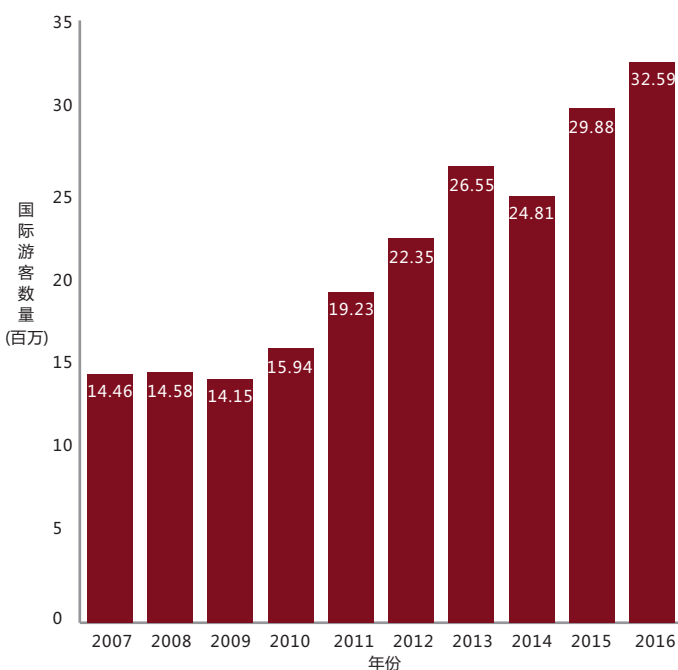
泰国国内合法的象牙市场不仅为非法象牙交易提供了机会，而且会进一步提高圈养大象的价值。2011年，由一所寺庙购买的三只大象遭到屠杀，象牙、象肉和大象头骨被出售，这引起了人们对利用大象谋利问题的高度关切[66]。

1998年到2013年之间，泰国圈养大象的价格翻了三番，达到每只3万多美元[10]。濒危动物作为合法商品进行交易并达到如此高昂的价格显然会促进野生动物的偷猎行为。大象面临着被贩卖或圈养繁育以谋利的风险。不论从动物福利还是动物保护的角度而言，这种情况都是不可持续的。

从积极的角度而言，泰国政府已经加强了政策与法规。包括之前提到的加强象牙交易的法规和实行更为严格的新生大象登记制度。另外，泰国起草了动物福利法案，但该法案是否适用于圈养大象还有待确认。

泰国也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大象旅游场所，这些场所在尝试用替代活动来取代传统的大象旅游娱乐活动。例如，救助大象基金会（Save Elephant Foundation）发起倡议，鼓励复制这样的项目，直接帮助大象所有者改变其目前的经营方式。

图2：泰国接待国际游客数量



来源：泰国旅游局
自2010年至2016年，游客数量翻了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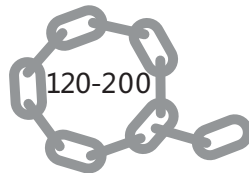
图：在斯里兰卡滨纳瓦纳，母象正在进行日常的河边沐浴。

斯里兰卡

野生大象



圈养大象



斯里兰卡是全世界野生亚洲象密度最大的国家。在约2%的栖息地里生活着10%的野生大象[67]。2011年最新的统计调查显示，估计斯里兰卡野生大象的数量在5879只。野生大象受到《动植物保护条例》的保护。这一条例禁止猎杀或偷猎野生动物。违反条例者将处以最高4500美元的罚款和/或2-5年监禁。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面临的巨大威胁是栖息地的减少和破碎化。人类持续不断地侵占大象栖息地导致每年有近200只大象遭到杀害，大象伤人致死事件71起[68]。

斯里兰卡的大象传统可追溯到公元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那时野外捕获的大象被进贡给锡兰国王。在殖民时期，荷兰或英国殖民者拥有大部分的圈养大象。后来，捕获大象的猎人被允许保留一只或两只大象。这种传统使得除了皇家或政府所有之外，私人所有者也可以持续拥有大象[69]。

如今，圈养大象主要由私人所有者、寺庙、动物园和政府机构所有，如滨纳瓦纳（Pinnawela）和大象中转家园（Elephant Transit Home）。野生幼象在人象冲突中失去父母变成孤儿后就被送到大象中转家园

（Elephant Transit Home），之后将被重新放归自然或回到滨纳瓦纳（Pinnawela）。滨纳瓦纳（Pinnawela）是科伦坡附近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2002年，斯里兰卡约有214只圈养大象[56]。然而，自那之后，非法捕获野生大象使得圈养大象的数量不断增长。贩卖野生幼象，使其成为合法圈养大象能够带来高额利润，通常人脉广泛的人都会参与这样的交易。生态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Eco-Cultural Studies）和类似的组织一直致力于将这样的事件诉诸法律，并提供证据以确保这些案件得到审判[70]。

斯里兰卡也利用大象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考虑到大象的野生动物天性，它们最终都会被关在动物园里，运输野生大象的过程、大象最终被圈养在动物园均无法满足它们的需求，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动物伦理方面的质疑。这种做法也不断遭到斯里兰卡国内外的强烈抗议，人们认为纯粹为了商业或外交利益而强迫大象与其家人分离并将它们运送到福利条件落后的地方是不可接受的[71]。

将圈养大象用于寺庙纪念游行活动，以及寺庙提供给大象的生活条件，均引发了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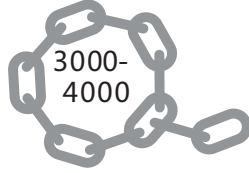
公众压力使斯里兰卡政府加强了幼象使用法规。2016年，野生动物部门颁布新的法规，禁止10岁以下的大象从事工作，5岁以下大象不得用于纪念游行活动[72]。虽然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印度

野生大象



圈养大象



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是人类驯服大象为己所用的发源地，这样的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印度圈养大象数量一直相对稳定，1985年约有3000只左右；2002年约有3400-3600只，2015年估计数量仍在3000-4000只之间[13,67,73]。相比较而言，根据印度政府上一次的统计调查，印度野生大象约为30711只[74]。是目前野生大象数量最庞大的地方，占全球野生大象的60%[75]。

1992年，印度政府开始开展“保护大象”项目（Project Elephant）来保护野生大象，建立大象保护区、缓解人象冲突、通过管理指南和培训确保为圈养大象提供优质福利条件。圈养大象都有自己的微型芯片，大象所有者需提供有效的所有权证明。所有权证明五年颁发一次。如果违反了大象保护条例，那么所有权证明在五年后就不得再更新。然而，未登记大象的情况时有发生，非法交易野生大象成为隐忧[76-78]。

印度各邦政府拥有的大象通常饲养在森林营



地、动物园或寺庙；马戏团或私人所有者拥有的大象则用于旅游业、乞讨或其他用途。圈养大象的生活条件令人担忧。如上一章所讨论的，由ANCF和亚洲自然保护基金会开展的研究[13]记录了大多数圈养大象福利标准的严重缺陷。政府所有的大象森林营地的条件通常好于私营所有者或寺庙所提供的条件。

部分归因于ANCF和亚洲自然保护基金会的研究，印度政府于2009年宣布动物园和马戏团里的圈养大象需迁移到政府管理的营地中[79]。这可以理解为圈养大象的需求在目前的生活环境中无法得到满足，它们在政府管理的场所可以得到更好的关怀。与此同时，印度宣布那些进行圈养大象繁育的场所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保护作用。这是因为即使是在最佳情况下，人们进行繁育都只是为了维持圈养大象的数量，而不会有机会将它们放归自然。

而且，印度政府承认关于圈养大象福利条件的担忧，以及更好地保护野生大象的需要，因此他们建立了大象保护工作组（Elephant Task Force）。工作组的报告就如何加强大象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大象关怀和象夫技能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80]。

2016年，一些动物权益保护倡议者开展了一些动物保护运动，随着这些运动的开展，印度动物福利委员会（Animal Welfare Board）向环境部门、森林部门和气候变化部门提出正式建议，要求在印度禁止训练、展示和利用大象进行表演活动。这成功地使印度中央动物管理局（India's Central Zoo Authority）撤销了马戏团圈养野生动物的权利，有效地终止了马戏团利用大象进行表演活动[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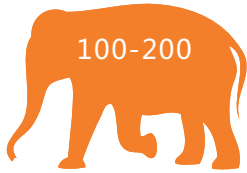
印度北方邦于2010年开放的圈养大象自然保护区是首批保护区之一。如今，保护区为20只大象提供改良的生活条件，而且不提供大象骑乘和表演活动[82]。

不过，圈养大象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这包括将大象用于旅游业的骑乘和非法贸易。TRAFFIC定期对印度比哈尔（Bihar）举办的松布尔牛博会（Sonapur Cattle Fair）中的非法交易情况进行评估。发现在2013和2014年分别有37只和39只大象被买卖——这显然违反了现行法律禁止买卖和转让大象的法规[8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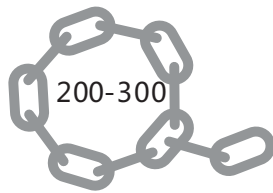
图：印度一家森林营地里的公象。

尼泊尔

野生大象



圈养大象



与其他拥有大象的国家一样，大象是尼泊尔传统的重要部分；尼泊尔有着悠久的圈养大象的历史。2008年有109-142只本地和外来的大象生活在尼泊尔；大象数量比较零散，而且分布广泛。现有森林不断被分割，人类不断侵占大象栖息地，从印度迁徙而来的大象数量不断上升，这些对管理和避免人象冲突造成了进一步的挑战[16]。

过去，大象用于狩猎和文化活动[46]。1898年到1970年之间，捕获野生大象并对其进行训练是位于尼泊尔低地的31个大象营地的普遍做法[16]。不过，圈养大象的数量从1903年约325只下降到1973年的50只。

1978年，圈养大象的管理交给了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保护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随着利用大象于巡逻和公园管理等岗位需求的上涨，从印度合法采购大象变的很困难，导致1986年在奇旺国家公园（Chitwan National Park (CNP)）建立了圈养大象繁育中心。

截至2003年，尼泊尔圈养大象的数量再次增长到将近153只[85]。圈养大象数量的增加归因于政府的繁育项目以及私营旅游业者所有的大象数量的增长。奇旺国家公园中有6个度假村，拥有70只大象，另外25只被圈养在公园外边用于供人骑乘[46]。到2011年，共有208只圈养大象（其中94只归政府所有）[16]，2014年，据报道有102只大象归私人所有[46]。

如今，政府所有的大象大部分用于国家公园管理和研究，私人所有的大象用于旅游业。有证据证明尼泊尔圈养大象的福利需要得到关注。尼泊尔圈养大象的保护法律比较薄弱，至今还没有出台关于大象的动物福利保护法案或福利保护指导方针。[46]。

尽管仍有许多需要关注的问题，但尼泊尔近年来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大象国际援助（Elephant Aid International）与政府成功合作，为政府营地提供电动围栏，这样大象不用再被锁起来，可以自由活动[86]。尼泊尔政府是首批对大象福利保护作出如此重要举措的政府之一。

2016年，Tiger Tops作为十多年前首个提供大象骑乘活动的旅游公司之一，决定停止提供大象骑乘活动，并建立了大规模的电子围栏，使大象可以不受限制地活动，并可以与其他大象进行社交互动。出于对动物福利的保护，Tiger Togs决定终止举行每年一度的大象水球锦标赛[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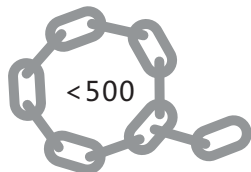
图：尼泊尔，一只圈养大象被拴在荫蔽处。

老挝

野生大象



圈养大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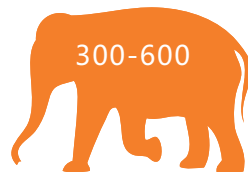


老挝以“百万大象国度”而闻名，这反映出大象对这一国家的历史重要性。历史上，老挝拥有大量且广泛分布的野生大象和圈养大象。上世纪80年代，野生大象数量估计有2000-3000只。最新的数据显示，野生大象的数量下降到600-800只[88]。跟尼泊尔一样，老挝的大象面临的威胁也是不断的栖息地破碎化和人象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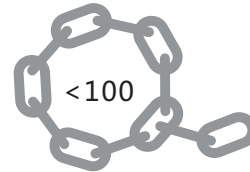
老挝利用大象作为劳作动物有着深厚的传统。大部分大象被用于伐木、运输货物和供游客骑乘。圈养大象的数量也在下降。上世纪80年代晚期，老挝圈养大象的数量估计为1332只，2000年下降到864只，到了2009年只有500只[88,89]。老挝的法律规定圈养大象需登记注册。法律严格禁止捕猎如亚洲象这样的保护动物。

柬埔寨

野生大象



圈养大象



在柬埔寨，大象具有文化重要性，特别是在12世纪建造世界最大的宗教建筑吴哥窟时，大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栖息地的减少，大象数量的减少还归因于1975-1979年的柬埔寨内战。

柬埔寨缺乏野生大象和圈养大象数量的可靠数据。所能获得的最准确的数据显示，现存的野生大象的数量估计有300-600只[90,91]。

法律规定圈养大象需在农林业管理局登记注册，圈养大象大部分归私人所有。如今，据估计圈养大象的数量约为93只[90]，从2002年的162只减少到今天的93只[91]。这些数据显示出圈养大象数量的整体下降。由于当地禁忌和财力方面的原因，圈养大象的繁育是罕见的，因此，目前没有进行圈养大象的繁育工作。尽管大象仍从野外捕获，但数量在下降，这是因为对大象的需求在下降，而且当地居民可通过替代的方法获得收入。

范围与方法

研究范围

本研究于2014年11月到2016年5月之间开展，对泰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部分地区、老挝和柬埔寨从事旅游活动的圈养大象规模进行了评估。通过评估每个旅游场所内的福利情况，对旅游业内大象所面临的状况进行了摸底。本研究是2010年泰国大象福利状况研究的更新，明确了泰国旅游业圈养大象的更广泛趋势。

本项研究主要关注从事旅游活动的大象的福利情况，因此并不能100%反映所有圈养大象的情况。例如，据估计2001年泰国“未就业”的大象数量在1200-1400只之间[92]。通常这些大象被饲养在主人村庄的附近或用于非法伐木活动。在其他国家，大象被圈养在寺庙里用于纪念活动，或由政府管理用于国家公园执法活动。这些用于农业耕种和劳动的大象的福利评估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由于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开展的倡议运动主要针对从事旅游业的大象福利，因此本调查主要研究旅游业内大象的情况，但这并不表明处在其他圈养环境中的大象没有遭受痛苦或不需要关注。

本研究的目的是尽可能近距离地观察和访问现存的所有圈养大象的旅游场所（除了印度），包括大象骑乘营地、大象表演场所、大象关怀旅游体验场所或以更友好的项目取代大象骑乘或表演活动的旅游场所。

旅游场所的确定是通过网络信息、旅游指南、与当地专家的访谈，以及实地探寻有可能提供大象旅游活动的旅游场所。

本研究的附录中列出了排名靠前的旅游场所的名单，其他旅游场所没有列在其中。我们认为一些旅游场所的实践活动有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希望当这些旅游场所改进其实践方法的时候，能够避免我们的报告对这些场所产生的误导。

所有旅游场所都由研究员亲自进行过至少一次的访问，有的时候甚至多次访问，以记录实际情况，确保客观的评估。

评估工具

对每一个场所我们会收集一系列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大象的数量和性别；大象日夜被圈养的方式；重复的异常行为（刻板行为）发生情况；日常路线；与象夫的互动情况；以及大象被用于哪些旅游活动。

数据收集大部分通过直接观察，并结合现场与旅游场所的员工进行访谈。通过拍照或拍摄视频来记录研究发现。

每一个旅游场所都运用得分表完成对福利条件的快速评估。得分表分为九个类别，这些类别都对大象福利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研究员按每个类别从0分到4分，共5分来对每个旅游场所进行评分。每个旅游场所获得的总分最后转换为从1（最差）到10（尽可能最佳的圈养条件）的单独记分。最终得分运用四舍五入的方法进行记分。0.0-0.4分的话，舍掉尾数取整，0.5-0.9分的话舍去尾数向前进一位。

这种快速福利条件评估方法使得这项研究能够大范围开展；但对于单个大象的福利也无法进行直接测量。本研究评估的是影响福利条件的因素以及大象每天面临的福利问题。本研究确定了与福利问题相关的几个关键领域，之前发表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一方法能够很好地展示大象的福利状况。

研究结果

东南亚

研究证实大象旅游活动一直在东南亚各国备受欢迎。

在220个确定作为本研究评估的旅游场所中共圈养了2923只大象。其中189个旅游场所提供大象骑乘活动，在这些场所中共有2454只大象。80%（160个）的旅游场所使用木制或铁制象鞍。其余的场所提供没有象鞍的骑乘活动，例如，作为大象体验的一部分，教授游客关于象夫如何管理大象的基本知识。

在38个旅游场所可以观看到大象马戏表演，通常一天几个场次。这些旅游场所中大部分提供大象骑乘活动。12个旅游场所提供大象沐浴和洗澡的活动，但没有大象骑乘。还有12个旅游场所只提供纯粹观赏大象的活动，没有为大象洗澡，也不用短链将大象锁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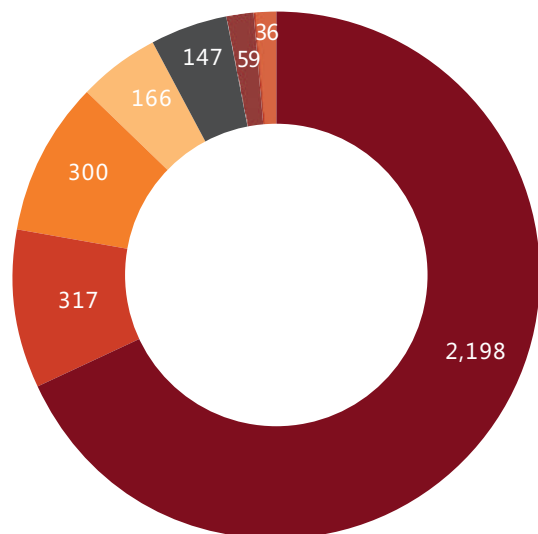
泰国旅游业所用大象的数量是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两倍（图3），这一发现似乎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泰国有着庞大的圈养大象的数量，及其繁荣的旅游业，这些都远远超过了调研的其他所有国家。

印度和斯里兰卡除了将大象用于旅游业外，还有其他用途，如用于典礼仪式或宗教用途，或者用于国家公园里的执法活动。

我们的研究显示，2242只大象（所有大象中的77%）的生活条件恶劣，在福利条件从1（最差）到10（最佳）的得分评估中只能得5分或更低的分数。

在不提供骑乘和表演时，1839只大象被用3米以下的短链锁起来。

图3：每个国家旅游业从业大象数量



由于印度只有部分地区经过评估，为了更精确的展现事实，图表中也包含了对旅游业中现存大象数量的估值。

在调研的这些国家中，圈养大象的福利条件引起深切关注。我们的研究显示，2242只大象（所有大象中的77%）的生活条件恶劣，在福利条件从1（最差）到10（最佳）的得分评估中只能得5分或更低的分数（图4）。

对于这些大象来说，这意味着在不提供骑乘和表演时，它们日夜都被锁起来，连最起码的社交互动都不能得到保证。食物种类单一，食物数量严重不足，无法得到兽医护理，一般都面临紧张而有压力的环境。这包括喇叭的喧嚣，钢筋混凝土建造的休息场地，大型旅游团的不断涌入或者是紧临路边的环境。

白天在不提供骑乘或表演活动的时候，调研的大象中有1839只被用最长3米的铁链锁起来。另有608只大象被用长链锁起来，共有2154只大象被圈养在旅游场所，每天都为游客提供配带象鞍的骑乘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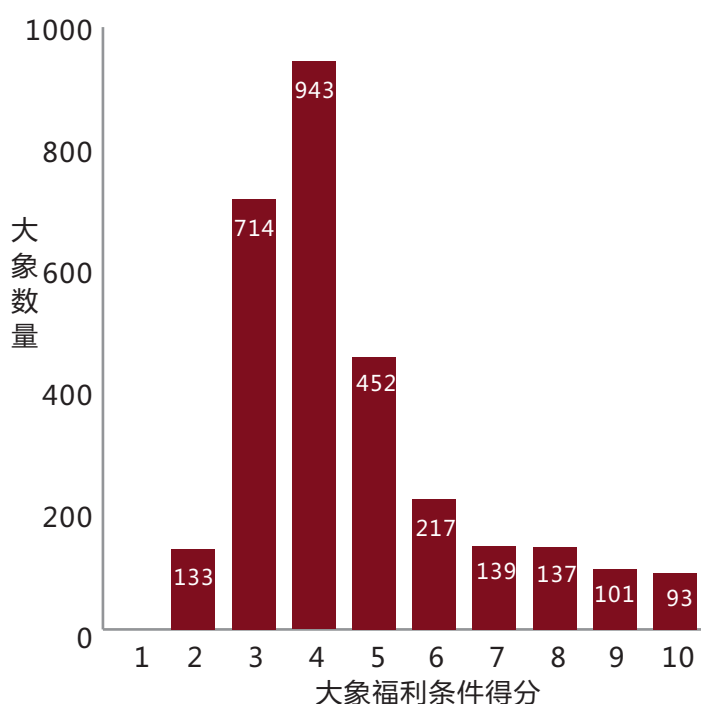
有487只大象被圈养在条件良好（评分为6-8分）的旅游场所内。这些场所为大象提供较为自然的生活环境，旅游活动也没有那么紧张一也不提供配带有象鞍的骑乘活动。这些场所的员工也更了解大象的需求，对大象更加关爱，而且通常也为象夫提供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然而，即便是在这些旅游场所里，大部分大象也是被铁链锁着，只是铁链较长罢了。被用于旅游活动时，常常需要象夫不断地发出指令加以控制，来确保游客能够安全地与大象进行直接互动。

最后，调研的大象中，有194只生活在圈养条件评分最高的旅游场所里，这些旅游场所在评估中得分9-10分。这些旅游场所通常不会用铁链拴着大象，允许它们在围栏或自然栖息地内自由活动，也可以与其他大象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社交互动，形成社会联系。它们也有机会在自然栖息地内四处觅食。这些旅游场所限制游客与大象的直接互动，或者根本不允许游客与大象直接互动。

调研的大象中，仅有194只生活在可能是圈养条件评分最高的旅游场所里。

图4：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旅游场所中大象福利条件的汇总。



数字1代表最恶劣的福利条件，数字10代表最好的圈养大象福利条件。

表1：根据本研究对大象福利条件的评估，对低、中、高得分的旅游场所常见情况的说明。

	自由活动情况	社交互动	卫生条件
得分1-5	在这些场所里，大象通常被1-2米的铁链并排锁在钢筋混凝土地面或泥地上。大象只有在提供旅游娱乐活动时或者在早上/晚上进行例行沐浴时才能活动。	大象通过碰触象鼻与其邻近大象进行有限的社交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大象间的相互同情与理解的情感表达与互动通常无法得到尊重。这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公象即便不是在交配期间，也被单独锁着。幼象在1-2岁时就被迫与母亲分离。	大象通常每天洗一到两次澡，象夫用水管配合刷子为它们洗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象可以在象夫的带领下到河里或湖里洗澡。无法泥浴或沙浴。粪便在大象周围累积数天才会被清理。有限的排污条件导致大象站立的地方潮湿而充满小便的味道。在城市里，大象周围还有垃圾。
得分6-8	这些旅游场所通常避免使用短链将大象锁起来或让大象站在混凝土地面上。大部分这样的旅游场所用15米或更长的铁链来锁大象。白天，大象在提供旅游娱乐活动时，可以有一些自由活动。晚上，大象通常被锁在森林里或用长链锁在田地里。	中等得分的旅游场所允许大象有稍微更多的社交互动，允许大象在限制范围内进行社交互动。但是，这通常无法使大象建立社交群体或表达更为复杂的行为。允许幼象2岁后与母亲再多待一段时间，在这一得分区间中得分较高的旅游场所允许幼象2岁以后还能与母亲再多待几年。	大象通常每天可以在河里洗一次澡，象夫帮它们洗刷。根据所提供的娱乐活动的情况，有可能让大象多沐浴几次作为游览体验的一部分。大象沐浴的时间里，大部分受到控制。大象的休息区域通常整洁干爽，粪便每天被清理。在这一得分区间中得分较高的旅游场所内，大象有时可以在泥坑里嬉戏。
得分9-10	得分高的旅游场所里，大象整天都不会被锁起来。由于在这些旅游场所里限制大象与人的直接互动，大象能够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自由活动但会有象夫进行监督，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夜间大象会被圈在有围栏的场所内，一些情况下，也会用长链将它们锁在自然栖息地内，但可以在活动范围内自己觅食。	得分高的旅游场所允许大象有群体社交，有时允许象群居住在一起。象夫及其管理者也常常努力将相互理解的大象匹配在一起，确保它们的社交联系。在这些场所也允许大象没有限制地进行全面的社交互动。大部分高分的旅游场所内限制圈养大象的繁育，以避免圈养大象数量的增长，保护现有大象所需的资源。	大象每天都有机会洗澡，在活动区域里溜达或漫步时可以洗几次。大象可以自己洗澡，洗澡过程中可与其他大象嬉戏或互动。它们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间洗澡，什么时间做其他的事情。象夫偶尔会帮助刷洗，进行传统护理。由于大象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因此它们可以自由选择洗澡的地点。

营养条件

得分低的旅游场所通常也能为大象提供足够的食物，但饮食质量低下。在南方的旅游场所里，食物主要以菠萝叶为主，辅以少量的草。菠萝叶便宜而且容易获得，但是单一饮食结构所能提供的营养令人担忧。而且，食物也存在被杀虫剂污染的风险。

中等得分的旅游场所提供的饮食相对丰富，这包括诸如大象喜欢食用的草、甘蔗、香蕉树梗等几种人工饲料。这是对低得分的旅游场所提供的单一饮食的改进，但也存在被杀虫剂污染的风险，及饮食品种仍然不够丰富。大象每天不是随时都能获得食物，饮水每天仅提供一次或两次。

高得分的旅游场所内，大象可获得品种丰富的饮食，并结合高质量的人工饲料，而且白天和晚上都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觅食。人工饲料在喂食大象前会经过清洗，最大限度地减少杀虫剂的污染。大象经常可以获得饮用水。

环境情况

环境通常是在城市里，因为大多数的旅游场所位于易于旅游团出入的地方。因此，繁忙的交通和喇叭的喧嚣会造成噪音污染。城郊规模较小的旅游场所则常常位于路边，以方便吸引游客。

中等得分旅游场所通常位于偏远地区或靠近森林的地方。这些旅游场所通常不会依赖散客，能够选择更为自然而偏远的地点，和得分低的旅游场所比更能为大象提供一个自然的环境。有时大型旅游团也会造成噪音污染。

大部分完全位于自然环境中；一些旅游场所非常偏远。这些旅游场所仅有茅草搭起来的小型游客基地，或就是简单的茅草屋，或者游客需要到森林里去观赏大象。只有一点点或基本没有噪音污染。有几个接待大型旅游团的旅游场所无法提供完全自然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大象会被散养在广阔的草地上或有人造树荫的地方。

与游客互动

游客主要是为了大象骑乘和观看大象表演才去参观这些旅游场所。骑乘或表演前后喂食大象的项目也是常见的，还有与大象亲密接触并合影。一些提供表演的旅游场所还允许游客在大象用后腿站立时坐在大象身上，或者让大象用象鼻将游客托起。大象骑乘一般15-30分钟，通常每圈都遵循完全相同的路径。游客密集的旅游场所往往从早到晚都有一大队大象排着队提供服务。大象从接客点接到游客，带着游客顺着指定路线短途行进后，将游客送到目的地后，再接着排队等待为下一拨游客提供骑乘。这样紧张而有压力的环境往往造成伤害，也会因使用象钩而在大象头上留下印记和伤痕。

中等得分的旅游场所在提供骑乘时一般配备象鞍，这些旅游场所对每只大象能提供骑乘的次数以及能工作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作为备选方案，也提供半天或一天的体验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游客可以分配到一只大象，学习如何控制大象，如何向大象发出指令，以及如何照顾大象。这些活动没有骑乘那么密集紧张，但是，让游客与大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则需要随时都能完全控制大象。在这一区间内得分较高的旅游场所只提供如喂食和为大象洗澡的活动。这些活动实在其活动时间内与大象亲密接触，其余时间大象可以做它们喜欢的事情。在这样的亲密接触中，存在伤害游客和传播疾病的高风险。

在得分高的旅游场所中，不允许游客与大象的直接接触。游客观赏大象在大自然中的行为、与其他大象互动或在森林里自由漫步觅食。这些体验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可以感受到大象最自然的天性。由于游客与大象之间不发生亲密互动，这为游客提供了更为安全的观赏活动，也减轻了大象的压力。这些旅游场所也通过专业而经验丰富的员工对游客认真地讲授大象的相关知识。

大象管理和象夫的生活条件

这些旅游场所往往只注重游客的数量，而并不在意大象或象夫的福利。只有长途运输大象的过程中，大象才能获得兽医护理服务。象夫极有可能只是没有技能的劳动力，只给他们提供如何管理大象的简短培训。因此，通过强迫和惩罚来控制大象的现象极其常见。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专业的象夫，但这些象夫更注重从游客那里获得小费而赚更多的钱。这些旅游场所只为象夫提供最低标准的生活条件，这种做法令人担忧，而且也显示出对这一职业缺乏尊重。

中等得分的旅游场所通常会雇佣更合格的象夫，对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有更为严格的规定。象夫有时会使用象钩或其他工具来惩罚大象，但不常用。一些景点会找外部的兽医来为生病的大象治疗，而一些大型的景点有自己的兽医。对大象的管理仍然注重吸引游客，确保生意顺利进行，其次才会考虑有益于大象的管理方式。

在这些旅游场所，大象管理首先注重的是大象的福利，而不是如何控制大象。由于与游客的互动很少，对大象的控制也没那么严苛，减少了大象的压力。象夫在这些旅游场所中受到高度认可，常常可以向游客自我介绍，使他们因自己的技能而受到尊重。在得分最高的旅游场所里，会为象夫提供培训，使他们了解如何以更人道的方式管理大象，而非暴力强迫的方式。有一些旅游场所还运用积极强化的训练方法，来补充传统的训象方法，以更为人道的方式训练大象。

以下图表对上述各分值区间的旅游场所的福利情况给出了一些特定方面的直观展示。这些图表仅从视觉展示了所选的旅游场所在各分值区间的具体情况——这与所描述的旅游场所的整体得分没有必然相关性。

得分在1-5分之间：福利条件最差的旅游场所用短链限制大象的活动，大象通常都站在水泥地面上。这些旅游场所要求大象频繁提供配带象鞍的骑乘活动；大象之间的社交联系非常有限，大象的饮食严重不足。





得分在6-8分之间：提供中等水平的福利条件的旅游场所在大象不用提供旅游娱乐活动的时候，给予大象一些自由。不会用短链来限制大象的活动，也不会让大象站在混凝土地面上；骑乘或近距离接触时不需要配带象鞍。大象的环境更接近自然，使大象有可能与其他大象进行一些互动，饮食品种更加丰富。



得分在9-10分之间：提供高福利条件的旅游场所限制游客与大象直接接触，或完全禁止游客与大象的直接接触。大象每天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能够在自然中与象群社交互动。大象能够进入到河流里洗澡，可以在自然栖息地内觅食，这些旅游场所也会为象夫提供培训，使他们以更人道的方式管理大象。

虽然这些福利条件的分数是基于相对复杂的评分系统而得出的，但我们的数据显示，也可能通过简单的观察这些旅游场所的活动获得对这些场所福利条件的大致印象。

图5显示，提供大象表演和大象配带象鞍提供骑乘的旅游场所占据了得分低福利条件差的得分组。那些只提供骑乘，但不要求大象配带象鞍的旅游场所紧随其后，这些旅游场所提供诸如“做一天象夫”的体验活动。

一些不提供骑乘但可以与大象亲密接触（例如为大象洗澡）的旅游场所得分较高。最后，只提供观赏活动，不允许与大象直接互动的旅游场所得分最高，在这些旅游场所里，大象可以完全自由地活动。图5也显示了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得分为7分的旅游场所里可以发现所有四种不同的活动类型。

用于这项研究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了一些临时因素——这些因素是可以影响大象福利条件的环境因素。然而，我们也收集与直接福利指标相关的数据，如行为异常，包括反复重复的刻板行为。重复的异常行为（刻板行为）仅在被圈养的野生动物中出现，通常是衡量是否存在急性压力的指标，这种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会导致慢性行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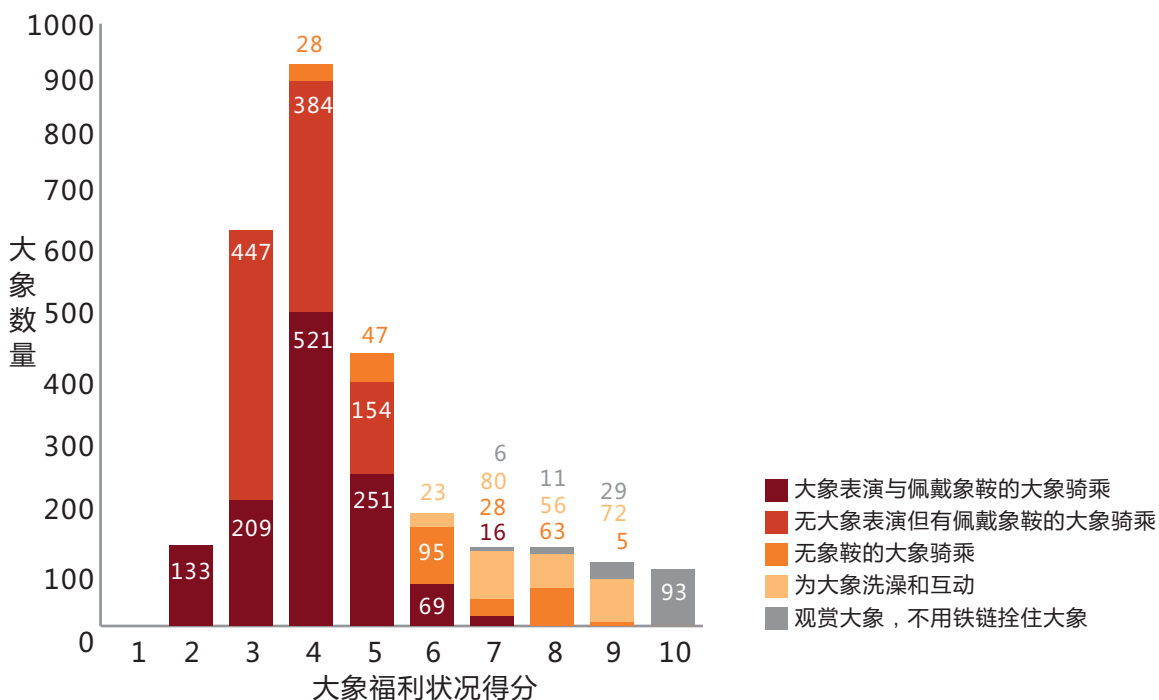
重复的异常行为（刻板行为）的常见诱因为约束限制其行动，这可能是因为在特定时间内限制大象做其喜欢做的事情，而产生压力所致。大象典型的刻板行为有：不断地从一侧向另一侧转移重心，不停地前移或后挪，或者不断地上下摆头，也发现了很多其他刻板行为。重复的异常行为（刻板行为）不是展现福利问题的唯一异常表现，只是其他行为问题很难加以诊断，特别是在观察时间短的评估期内。

本研究共在1845只大象中发现，在不提供任何娱乐活动的时候，**有556只大象出现重复的异常行为情况**。这一数据不包括那些正在提供娱乐活动的大象，如正在供人骑乘的大象，因为这种行为异常在提供娱乐活动的过程中受到了抑制。

我们在大象重复的异常行为比例与福利条件得分之间发现明显的相关性（图6）。得分为2分的旅游场所代表了研究中福利条件最差旅游场所，这些旅游场所里90%的大象在不提供旅游娱乐活动的时候都表现出了重复的异常行为（刻板行为）。得分为3分的旅游场所内，我们发现51%的大象表现出刻板行为。大象刻板行为的比例随着福利条件的改善而下降。

图5：根据旅游场所提供的活动所评估的福利状况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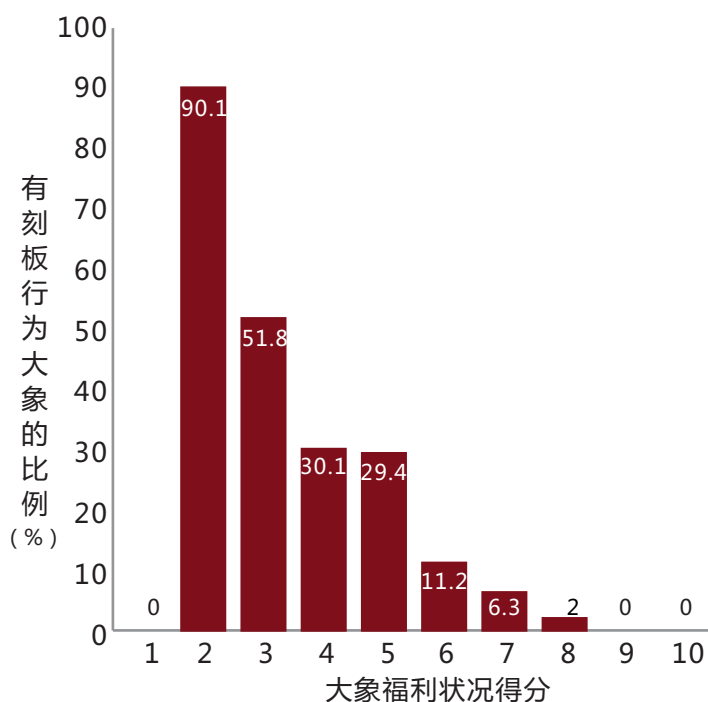
提供大象表演与佩戴象鞍的大象骑乘评分最低（深红和大红）；接着是提供无象鞍骑乘的旅游场所（橙色）；只提供为大象洗澡的旅游场所（橘黄）；只提供观赏大象活动并且不用铁链拴住大象的旅游场所（灰色）得分最高，因为这些场所为大象提供了良好的福利条件。



由于对印度只进行了部分场所评估，有一些旅游场所并没有包括在研究中，例如我们未能对野生动物国际救助（Wildlife SOS）运营的大象旅游场所进行评估。除了印度之外，在一些国家里还确定了额外的12个旅游场所，但未能对其进行评估。对于斯里兰卡、尼泊尔、柬埔寨、老挝和泰国，我们的研究涵盖了这些国家90%的旅游场所。

图6：所有被观察的情绪稳定的大象中有刻板行为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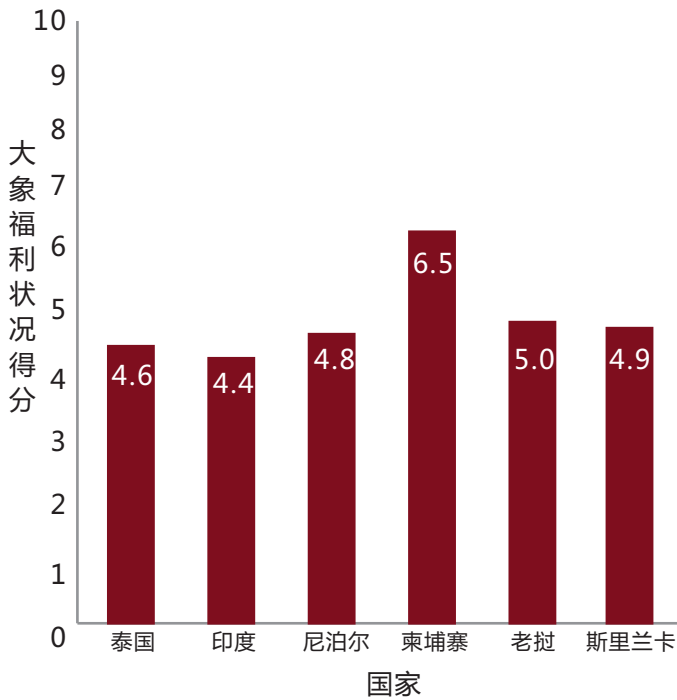
福利状况得分越低，刻板行为的比例就越高，这也可能暗示着更高级别的压力状况。



图：柬埔寨，大象们正在去往旅游场所的路上。



图7：大象旅游场所福利状况平均得分
(按国家划分)



通过比较所有旅游场所的平均得分（图7）后发现，不同的国家在大象福利状况方面得分相近。除了柬埔寨外，其他所有国家的旅游场所平均得分在4-5分之间。柬埔寨的得分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因为在研究评估的四个旅游场所中仅圈养着少量的大象，其中两个旅游场所的得分非常高。大部分其他国家也会至少有一个旅游场所表现非常好，在这样的旅游场所里，实行高福利标准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而且这些旅游场所都不提供传统的大象娱乐活动。



泰国

旅游业规模和动物福利状况

截至目前，泰国用于旅游业的大象的数量最多。旅游业是大象所有者的替代收入来源，以前他们将大象用于伐木来赚取收入。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多，旅游业利润的上涨，从事旅游活动成为大象最主要的用途。许多大象出生在1989年伐木禁令之后，自出生以来就被用于从事旅游活动。

2010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首次进行了这类的研究，评估泰国用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大象规模，及旅游业内大象的福利状况。2010年的研究发现，在泰国106个旅游场所内圈养着1688只大象。大部分大象被饲养在福利条件恶劣的环境中，仅有几个旅游场所不提供大象骑乘活动，并且正在尝试为大象提供尽可能的优良生活环境。

目前的这一研究使我们对2010年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探索2010年后发生的变化。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研究，泰国从事旅游活动的大象在五年内增长了30%，从1688只增加到2198只。另外，我们还在泰国确定了10个旅游场所，那里饲养了将近58只大象，但我们未能对这些场所进行评估。通过比较2010年到2015年/2016年的大象旅游场所的数量，我们发现旅游场所数量也增加了50%，由106家增加到160家（我们评估了其中的150家）。

我们根据大象的福利条件观察大象分布情况时，得到了积极的结果，2015年，更多的大象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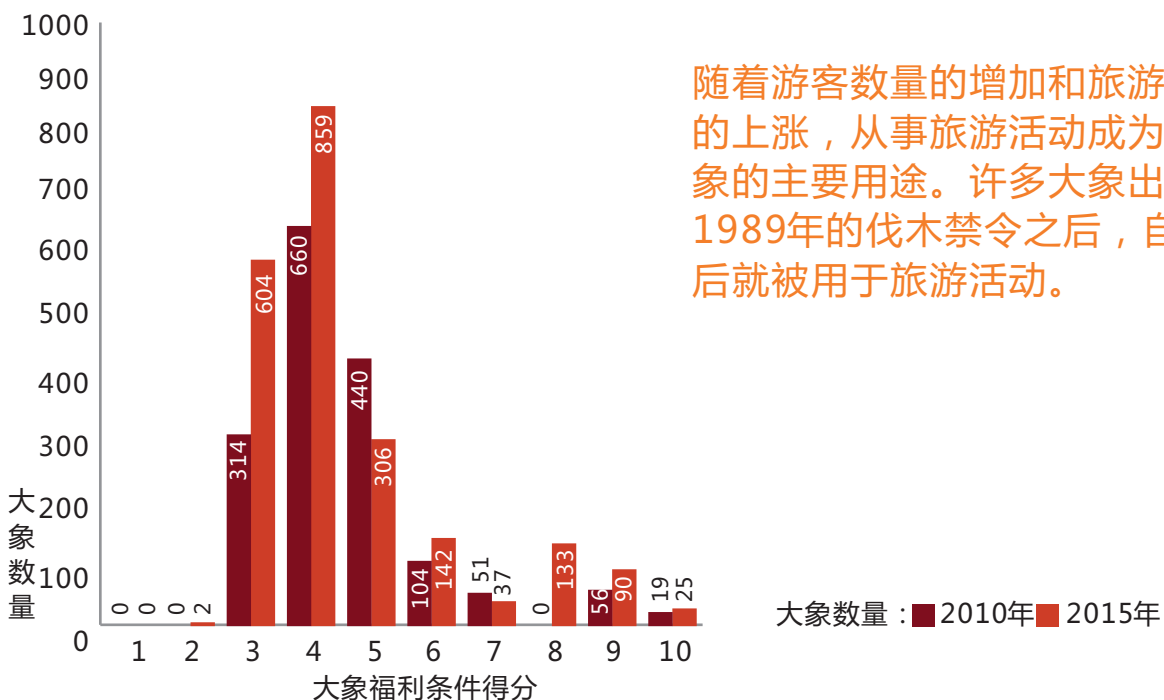
活在福利条件得分达到8分的旅游场所中，这比2010年进步了（图8和图9）。这反映了一种趋势，特别是在泰国北部，提供大象旅游活动的场所位于更偏远的地区。这样的旅游场所满足了游客私人体验大象的需求，但又不必为游客提供配备象鞍的大象骑乘活动。虽然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不代表泰国大象旅游业的整体变化。

目前来看，大象数量急剧增长的旅游场所是那些福利条件得分在3-4分之间的旅游场所，同时，在提供传统大象骑乘活动的旅游场所内，大象每天大部分时间被锁起来的。表明游客对大象骑乘活动的需求仍在持续上涨，评估中发现仅有为数不多的游客表示更愿意选择非骑乘类活动。

要想成功淘汰圈养大象从事旅游活动，需要减少对大象骑乘的需求，而且要结合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的发展。这样才能使现有圈养大象的生活福利条件有所改善，并能真正发生积极变化。

泰国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利用大象进行表演活动，大象被迫在大量人群面前进行马戏表演。大部分这样的表演源自于马戏团，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大象走钢丝、骑三轮车、打篮球、投飞镖、画画、伴随音乐跳舞都是泰国大象表演的常见项目。

图8：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关于2010年与2015年泰国旅游业大象福利状况研究结果的对比



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和旅游业利润的上涨，从事旅游活动成为泰国大象的主要用途。许多大象出生于1989年的伐木禁令之后，自出生后就被用于旅游活动。

训练大象表演这些马戏节目，其过程是极其残忍的，而且会给大象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马戏节目会给大象造成伤害，损害大象的健康。以这样侮辱的方式让这样大型而濒危的动物表演马戏节目，传达给观众的信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泰国一个提供大型大象表演的旅游场所每天安排5至6场的大象表演，参与的大象超过十二只，这其中包括幼象。在表演间隙大象也不能休息，还要与成百上千的游客互动，用象鼻托起游客，与游客拍照合影。

大部分得分高的旅游场所都位于泰国北部，靠近清迈。来泰国北部旅游的游客似乎更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金钱投入到大象体验活动中。游客们，特别是年轻游客，对野生动物福利的认识在不断提升，这使得一些号称“救护中心”、“养老院”、“避难所”或“庇护所”的地方深受欢迎。

对于游客来说很难知道这些称号是否真实或恰当——特别是旅游活动一般都是提前预订的。我们的研究员在号称“救护中心”等的一些旅游场所内观察到，大象经常被用短链锁起来，大象娱乐活动安排非常紧凑，以此来满足游客的期望，以及满足游客骑乘在大象脖子上或象鞍上的需求。这些旅游场所对大象的来源也无法提供充足透明的信息。

我们的研究员在对一家所谓的“救护中心”的访问中，发现这家“救护中心”对至少两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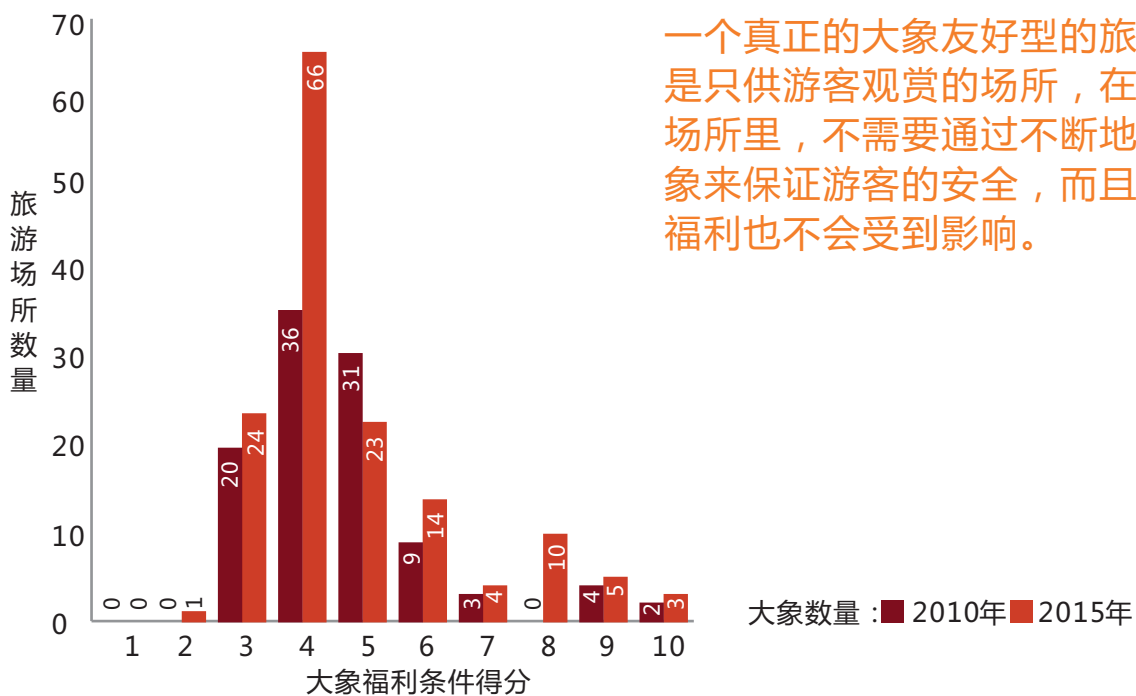
象有明显的虐待行为。这里的员工用金属杆猛戳一只大象的脚背以示惩罚，几分钟后，另外一只大象又被用木棍反复猛力抽打。

有些旅游场所也开始以“没有骑乘活动”来推销自己，这显然是为了迎合那些了解大象福利的游客的需求，或者为了满足那些希望有不同大象体验的游客的需求。在这些旅游场所，吸引游客的主要活动是在河里给大象洗澡和喂食大象。本研究发现，在这些旅游场所内大象福利条件比传统的大象旅游场所有明显改善，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与游客的互动是通过大象幼年时的严酷训练，使其驯服从而听从指令才能实现的。

在那些提供其他形式的人象直接互动的旅游场所，象夫控制大象以保护游客安全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任何人象的直接互动都有赖于传统的严酷训练大象的方式，因此，维持对这些旅游活动的需求是否是长期的解决方案遭到质疑。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即游客与大象的亲密度导致游客受伤的风险增加，特别是与幼象的直接接触与互动。

一个真正的大象友好型的旅游场所是只供游客观赏的场所，在这样的旅游场所里，不需要通过不断地控制大象来保证游客的安全，而且大象的福利也不会受到影响。这样的旅游场所主要通过象夫人道的方法管理大象，这样可以给予大象最大限度的自由，或通过先进的有保护的接触技巧管理大象。

图9：2010年及2015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调研的泰国大象旅游场所及其动物福利条件得分。



一个真正的大象友好型的旅游场所是只供游客观赏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里，不需要通过不断地控制大象来保证游客的安全，而且大象的福利也不会受到影响。



大象种群生存能力和大象经济的可行性

在研究所评估的旅游场所中，有160只大象年龄在5岁以下，这表示每年平均有30只新生幼象。许多旅游场所将幼象作为吸引游客的一个噱头，要么将幼象锁在入口附近，一些情况下直接将幼象锁在路边，用以吸引游客的注意力。

当游客询问幼象的母亲在哪里时，大多数旅游场所会声称幼象母亲在另外一个营地，或者在泰国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这普遍发生在2岁左右的幼象身上，将幼象与母亲分离来为幼象的圈养生活做准备也是普遍做法。得分越高的旅游场所，幼象与母亲和亲属居住在一起的时间会越长。

本研究只包括旅游业内的从业大象。这些旅游场所不代表泰国所有圈养大象的场所（参见背景信息，第10页）。但是考虑到幼象的价值，据估测，大部分在圈养环境中出生的幼象都有可能被输送进入旅游业。但是，平均每年30只新生幼象的数量对维持3500-4400只大象群体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不用说来保护泰国圈养大象数量的持续增长了。

因此，要维持数量庞大的大象种群，要么还有大量幼象被旅游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圈养在边远地区，要么是将其他行业的从业大象转移进入旅游业从而使得旅游业内圈养大象数量得以上升，或者通过非法偷猎野生大象贩卖进入旅游业内，否则很难解释如何维持泰国圈养大象的数量。目前泰国政府正在不断努力来建立圈养大象DNA数据库，这将有助于将来确认圈养大象繁育的幼象数量。

大象的价值似乎还在持续上涨。本研究记录了五种渠道，表明性别、象牙情况和年龄决定了大象的价格在100万-200万泰铢之间（表2）。这相当于每只大象约为2.8万-5.6万美元不等（到

2016年11月9日，泰铢对美元的汇率为34.91泰铢兑换1美元）。

将一种濒危动物作为合法商品贴上如此高昂的价签确实引起了人们对于濒危物种保护的密切关注。2013年，在泰缅边境伪造的大象买卖合同每份价值1860美元[10]，而缅甸大部分人的年均收入不足200美元[93]。

因此，泰国圈养大象如此高昂的价格是人们偷猎野生大象将其通过边境非法贩卖获利的强烈动因。加强边境执法和大象登记注册制度，特别是2016年泰国政府同意实行的DNA数据库系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非法偷猎和交易。



背面左上角的图：游客坐在幼象身上自拍。据估计，每天有至少2000名游客在这个旅游场所观看表演。

背面右上角的图：大象经常被要求表演杂技。而这些杂技背后都隐藏着残忍的训练与伤病。

背面中间的图：一只幼象整天被锁在路边，并且重复的异常行为。游客们可以花钱喂食大象并与它们自拍。

背面左下角的图：训练大象以吸引游客，比如走钢丝对动物来说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并导致伤病。

背面右下角的图：一只大象幼崽被迫使用后腿站立并旋转一个环。在这期间还使用扩音器大声播放着伴奏音乐。

本页底部的图：一直从出生就被圈养的幼象和它的母亲。通常幼象在一到两岁的时候会被迫离开它们的母亲。在野外，雌性后代会一直与母亲和族群待在一起。



表2：报道的泰国大象租赁和购买价格。

来源 ID号	一只成年象和象夫的每月租金 (泰铢)	购买一只健康成年象的价格 (泰铢)
1	20,000	1,000,000–1,500,000
2	30,000	
3	20,000	
4	30,000	
5		1,500,000
6		1,000,000–1,500,000
7	20,000	
8		1,000,000–2,000,000
9		780,000–1,000,000

表3：租赁大象数量为50只、每张门票1000泰铢、日游客量500人，这样一个大型的大象旅游场所每月支出费用的估算

支出项目	每月费用 (泰铢)	每月费用 (美元)
50只大象和象夫	1,250,000	36,765
大象食物	3,000,000	88,235
象夫骑乘分红	600,000	17,647
50名员工 (照管、维护旅客、旅游交通运输服务)	750,000	22,059
*物资	调查中	调查中
*维护保养 (车辆、设施)	调查中	调查中
*市场营销	调查中	调查中
总支出 (不包括 *项目支出)	5,600,000	164,706
销售收入	15,000,000	441,176

大象的高昂价格显然与其能产生的利润相联系。旅游业的利润依赖于旅游场所所处的位置、游客数量和市场营销。小型旅游场所拥有的大象数量少，相比大型的旅游场所，赚取的利润也较低。因此，许多小型旅游场所会根据不同时期的游客数量调整其租赁大象的数量。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推广大象旅游活动为主的大型旅游场所成为旅游业的发展趋势。这些旅游场所主要接待旅游团，可日接待1000-6000名游客。这些旅游场所提供大象表演和短程大象骑乘活动，有时结合水上漂流和文化表演。这些旅游场所的潜在利润非常可观，这主要归功于圈养大象的低成本，象夫和员工的低工资与高门票之间的利润差额。

表3是对一个假定的大型大象旅游场所营业额的粗略估计。这一营业额的估计是在已知的大象租赁价格、喂养成本、象夫每次从大象骑乘中能够获得的分红、其他员工的成本和门票销售收入的基础上做出的估计。根据估计，每个月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利润差额超过25万美元（表3）。

这一估算没有包括所有的成本。未包括的支出项目有：保险、物资、维护、市场营销或初始投入等，这些支出有可能很可观。这一估算也不包括一些收入项目，例如销售纪念品和饮料。尽管这是粗略的估算，但从估算中可以看出运营这样的旅游场所其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高额利润并没有转换成对大象或象夫的福利改善。同样地，这样高利润的行业对于野生大象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引起了关注（参见第18页，保护价值和圈养繁育）。

泰国圈养大象的高昂价格是人们偷猎野生大象进行非法交易的强烈动因。

结论和建议

我们要支持在保留文化认同的同时不对动物造成伤害的方法。这些方法应该能够鼓励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提供更好的卫生与安全防护。

本研究于2014年年底到2016年年中这一期间，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部分地区、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的大象旅游场所内的大象规模、动物福利条件进行了评估。

研究员们对这些国家从事旅游活动的近3000只大象所面临的福利条件进行了取证和量化。这些大象中每四只就有三只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例如：被用铁链锁起来、缺乏与其他大象的社交互动、栖息场所设施简陋、饮食恶劣、与游客互动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些恶劣的福利条件与这种高智商动物最基本的需求都是相背离的。

这一行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象夫的生活条件也非常恶劣，同时由于圈养大象所引发的象夫和游客的伤亡事件的数量也令人忧虑。

尽管促进圈养大象旅游娱乐活动能够反映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但本研究显示这样的做法带来了动物福利和保护方面的许多问题。



图：在一个提供良好福利条件的旅游场所内，一名象夫正在看守着两只大象。

主要发现

- 在亚洲，2242只从事旅游活动的大象（77%）生活在福利条件恶劣的环境中，这些旅游场所在动物福利条件评估中得分在5分及以下（总分为10分）。
- 只有194只大象（7%）生活在福利条件达到9-10分的环境中。在这些旅游场所中，游客只能观赏大象，而不能与大象发生直接互动。
- 在所有评估的旅游场所中，当大象不提供旅游活动时，有556只大象（30%）出现刻板行为（即重复的异常行为），这是由于大象所经历的极度压力所造成的。在得分仅有2分的旅游场所里（也是本研究中得分最低的旅游场所）出现刻板行为的大象比例高达90%。
- 自2010年以来的五年里，泰国旅游业圈养大象的数量增长了30%，从1688只增加到2198只。
- 通常福利条件评估得分在3-4分之间的旅游场所是泰国旅游业大象数量增长最多的地方。在这些旅游场所中，大象被迫提供配带象鞍的骑乘活动和表演。
- 提供配带象鞍骑乘和表演活动的旅游场所在其福利条件评估中通常得分较低，而尽量避免大象与游客之间的直接互动，或者只提供大象观赏活动的旅游场所的福利条件得分普遍较高。
- 虽然大象旅游业能够创造高额利润，但是在那些接待大量游客的旅游场所里，不管是大象还是象夫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得到改善。
- 圈养大象的高额利润仍然是一些非法活动的动因，例如增加了偷猎野生大象并贩卖进入旅游业。
- 在泰国，伐木业的萧条是将圈养大象，转入旅游业的动因。但是，现如今用于旅游业从事旅游活动的大象数量远远高于利用大象进行伐木时期的数量。这表明大象旅游业已经成为维持圈养大象数量的关键动力。
- 在大多数国家，都至少有一个旅游场所其福利条件得分在9-10分之间，这表明了他们对于更高的大象福利标准的认知的提高。
- 在泰国，248只大象被圈养在福利得分8-10分之间的旅游场所里，与2010年的75只大象相比数量有了显著提高。虽然生活在恶劣福利条件下的大象的数量在不断上升，但也可以看出一些旅游场所正在改善其福利标准。

野生大象面临的风险

这项研究中评估的旅游场所每天接待数百上千的游客而获得高额回报，这些高额回报都是通过利用亚洲象这一濒危物种盈利而实现的。这不仅延续了利用大象作为娱乐的残忍行为，而且对野生大象的保护也造成了威胁。

在一些国家，圈养大象的繁育是补充旅游业所需大象的主要来源。但是，大象旅游业所带来的商业回报也打开了偷猎野生大象开的市场。这一点需要高度关注，并且需要这所有利益相关方立刻采取行动。

以身作则

本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评估中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争取为圈养大象提供尽可能优良的生活条件。这集中表现在为游客提供大象观赏体验，而不提供大象骑乘或其他利用大象进行娱乐的活动。

只提供大象观赏活动，而不提供大象娱乐活动的旅游场所虽然为数不多，但仍为我们带来了希望，使我们能够激励大象旅游业立即采取行动取得改进。复制推广这些旅游场所的做法，再结合游客对高福利条件的旅游场所需求的增加，低福利条件旅游场所利润的减少，这将有益于大象、当地社区、大象管理员和游客自己。

本研究也发现中等福利条件的旅游场所数量在上升--中等福利条件的旅游场所指那些不提供大象骑乘，但提供为大象洗澡和与大象合影这样的互动活动的场所。特别是在泰国，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出现了大象旅游活动多样化的需求。

这些旅游场所数量的增长，以及这些旅游场所中大象福利条件的改善，对提高大象的福利条件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是，我们的数据并没有显示出圈养大象整体正在朝一个更好的福利条件转变。

要实现改善现有圈养大象的福利条件，以及更好地保护野生大象，单一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采取以下多种方法，才能改善大象的福利条件，真正保护野生大象。

建议

- **允许和鼓励复制高福利条件、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的做法。**要做到这一点，关键需要大象所有者和大象管理员对大象友好型管理理念达成共识。这需要得到技术专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非政府组织、旅游行业，以及当地社区的支持。

- **引导旅客从大象表演和大象骑乘这些对大象福利有影响的活动转向更为人道友好的活动。**游客对更为人道的大象旅游活动需求的增长会鼓励传统的旅游场所改变现行做法，向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转型。

- **制定大象友好型旅游标准。**在野生动物旅游业内，条件恶劣的旅游场所经常被贴着“避难所”、“救护中心”或“养老院”的标签。旅游标准将有助于游客和旅游公司识别真正的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

- **改善生活在恶劣条件中的大象的福利条件。**加强动物福利保护法规和实地执法。

- **终止偷猎野生大象贩卖进入旅游业的非法活动。**加强对边境市场进行监管，并监督圈养大象的不规范行为。

- **确保建立全面的圈养大象登记注册系统。**

- **将圈养大象的繁育工作限制在具有真正保护价值的机构里。**

- **尊重当地文化，解决象夫和其他依赖大象为生的人们的生计需求，为社区发展替代的生计来源。**

为了实现大象友好型未来而采取行动

本研究结果显示了应当采取行动逐步淘汰剥削、虐待大象行为的重要性。我们旨在通过与旅游行业、当地政府、大象旅游场所经营者、大象管理者和游客的合作来实现这一变革。

作为“野生动物并非玩物”倡议行动 (The Wildlife-not entertainers campaign) 的一部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 提高游客的意识，共同倡议保护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

- 说服旅游公司停止销售和推广残忍的野生动物娱乐活动。160多家旅游公司已经承诺不再销售和推广提供大象骑乘和大象表演的旅游场所，而是以大象友好型旅游项目取而代之。

- 影响旅游行业和政策制定者，使他们制定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标准与法律，并能够执行和贯彻这些标准与法律。

- 与旅游行业的领先者们一起合作，协助现有的大象旅游场所改造升级成为大象友好型旅游场所。

我们一起努力，就能够终结从事旅游活动的圈养大象所遭受的痛苦。大象属于大自然—不属于旅游娱乐活动。



附录1

提供最佳福利条件的旅游场所名录

国家	旅游场所名称	所提供的大象旅游活动
柬埔寨	Elephant Valley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观赏大象在自然栖息地内自由漫步
柬埔寨	Mondulkiri Sanctuary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跟随大象观赏大象在森林里的活动，偶尔为大象洗澡
老挝	Elephant Conservation Centre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跟随大象观赏大象在森林里的活动，偶尔可以喂食大象
尼泊尔	Tiger Tops Tharu Lodge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跟随大象观赏大象在森林和田地里的活动
斯里兰卡	Elephant Transit Home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
泰国	BoonLott Elephant Sanctuary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跟随大象观赏大象在森林和田地里的活动
泰国	Burmand Emily's Elephant Sanctuary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跟随大象观赏大象在森林和田地里的活动，偶尔可以喂食大象
泰国	Elephant Haven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偶尔可以喂食大象和为大象洗澡
泰国	Elephant Nature Park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可以喂食大象、偶尔可以为大象洗澡
泰国	Global Vision International Huay Pakootproject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跟随大象观赏大象在森林里的活动，偶尔可以喂食大象
泰国	Golden Triangle Asian Elephant Foundation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偶尔可以参加大象护理课程
泰国	Mahouts Elephant Foundation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跟随大象观赏大象在森林里的活动
泰国	Wildlife Friends Foundation Thailand	没有大象骑乘、可观赏大象、偶尔可以喂食大象和为大象洗澡

*评估分数为9-10分，10分是最高得分

附录2

未评估的旅游景点

下列旅游场所被确定为本研究的评估旅游场所，但未来得及进行访问调研，或是因为这些场所在现场调研已经完成后才开放。

国家	旅游场所名称	所提供的大象旅游活动*
印度	Wildlife SOS Elephant Sanctuary	由保护动物福利的非政府组织运营，没有大象骑乘、不确定是否提供其他大象娱乐活动
泰国	Chang Puak Camp Hat Yai	提供配带象鞍的大象骑乘活动和大象表演
泰国	Elephant Discovery Tour	提供没有象鞍的大象骑乘活动，可以为大象洗澡
泰国	Eddy's Elephant	提供没有象鞍的大象骑乘活动，可以为大象洗澡
泰国	Elephant Valley Thailand	没有大象骑乘、不能为大象洗澡、可观赏大象
泰国	Ganesha Park	提供没有象鞍的大象骑乘活动，可以为大象洗澡
泰国	Hope for Elephants	没有大象骑乘、不确定是否提供其他大象娱乐活动
泰国	Kindred Spirit Elephant Sanctuary	没有大象骑乘、不能为大象洗澡、可观赏大象
泰国	Phuket Elephant Sanctuary	没有大象骑乘、不能为大象洗澡、可观赏大象
泰国	Siam Niamrit	提供大象表演

*是通过宣传折页/宣传手册或猫途鹰网站上的照片和评论而确定的旅游场所

附录3

大象旅游景点评分参照表

类别/得分	01	2	3	4	
自由活动情况	短链+跋涉	长链/小围栏 (<20平方米)+跋涉	20至200平方米的围栏+跋涉	全天圈养或自由活动场地范围达 201 至 2000平方米, 或者白天 > 2000平方米而夜间则限制走动	全天自由、不受限制的活动或圈养场地范围 > 2000平方米
卫生情况	粪便和尿液长时间未清理, 地面潮湿, 恶臭, 无池塘 / 淋浴设施	粪便和尿液长时间未清理, 少量积水, 有喷水, 无洗浴设施	粪便和尿液短时间未清理, 地面干燥, 短时间洗浴机会	地面干净、干燥, 经常得到洗浴	地面干净、干燥, 可自由选择干净的水、洗浴和泥土浴
环境噪音	紧邻道路, 大喇叭, 来往人多	介于0和2之间	偶尔有车辆或少数游客, 无电子噪音	介于2和4之间	除自然界声音外无噪音
白天休息场地	水泥地面, 容易遭受暴晒/雨淋	介于0和2之间	干燥的地面, 有限的遮蔽场所 (例如一棵树)	介于2和4之间	天然的地面, 有充分、充足的遮蔽场所
自然环境	城市建筑或全部人工环境, 完全不似自然栖息地	介于0和2之间	有自然环境, 但紧邻人工建筑	介于2和4之间	完全是自然环境
社交互动	独自生活 - 与同类无可见的互动	有可见的互动, 但是没有身体接触	有身体接触, 但没有社群交流	有限的社群交流	可自由互动, 有社交网络
饮食质量	数量不足 (<75公斤/吨体重), 且种类少	数量充足, 但是种类少、质量不佳, 只有加工的食物	数量充足, 种类丰富、质量高, 主要是加工的食物, 随时有食物供应, 并非随时有水	数量充足, 既有加工的食物、也有天然食物, 随时供应水和食物	充足的天然食物来源, 饮水量不受限制
旅游活动强度 / 与游客互动	表演、骑乘或频繁用于其它目的	不表演, 但是经常骑乘	不骑乘, 但是被迫频繁互动 (例如与象夫互动、洗浴)	不进行娱乐表演, 只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游客互动	不进行娱乐表演活动, 不与游客直接互动
动物管理	无动物福利意识, 不当地使用象钩, 大象身上有伤, 经常佩戴鞍座, 没有兽医	动物福利意识很有限, 经常使用象钩, 兽医一年一两次来给大象提供医疗, 经常佩戴鞍座	动物福利意识一般, 在必要情况下有限地使用象钩, 兽医随叫随到 或者可送往兽医处, 仅在骑乘时佩戴鞍座	介于2和4之间	动物福利意识很强, 注重改善大象处境, 在可行的情况下积极地给予辅助训练, 园内有常驻兽医或者兽医给予密切支持

参考文献

1. Moorhouse, T.P.; Dahlsjö, C.A.; Baker, S.E.; D' Cruze, N.C.; Macdonald, D.W. (2015) The customer isn't always right: conservation and animal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wildlife tourism, *PloS One* 10: e0138939.
2.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2016) Checking Out of Cruelty: How to end wildlife tourism's holiday horrors,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Available: http://www.worldanimalprotection.org/sites/default/files/int_files/pdfs/checking_out_of_cruelty.pdf
3.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2010) Wildlife on a tightrope: an overview of wild animals in entertainment in Thailand.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Available: http://www.worldanimalprotection.org/sites/default/files/int_files/wildlife-on-a-tightrope-thailand.pdf
4. Higginbottom, K. (2004) Wildlife tourism, *Altona Common Ground*. Available: <http://www.academia.edu/download/42786618/wildlifetourism-impacts.pdf>
5. UNWTO (2016) UNWTO tourism highlights. UNWTO.
6. Schmidt-Burbach, J.; Ronfot, D.; Srisangiam, R. (2015) Asian elephant (*Elephas maximus*), pig-tailed macaque (*Macaca nemestrina*) and tiger (*Panthera tigris*) populations at tourism venues in Thailand and aspects of their welfare, *PloS One* 10: e0139092.
7. Fernando, P.; Pastorini, J. (2011) Range-wide status of Asian elephants, *Gajah* 35: 15–20.
8. Sukumar, R. (2006) A brief review of the status, distribution and biology of wild Asian elephants *Elephas maximus*, *Int Zoo Yearb.* 40: 1–8.
9. IUCN (2008) *Elephas Maximus*. In: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Available: <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7140/0>
10. Nijman, V. (2014) An Assessment of the Live Elephant Trade in Thailand. TRAFFIC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11. Anon. (2015) 2015 to be a zero poaching year for elephants in KuiBuri National Park. In: WWF Thailand. Available: <http://www.wwf.or.th/en/?255875/2015-to-be-a-zero-poaching-year-for-elephants-in-KuiBuri-National-Park>
12. Leimgruber, P.; Senior, B.; Aung, M.; Songer, M.A.; Mueller, T.; Wemmer, C.; et al. (2008) Modeling population viability of captive elephants in Myanmar (Burma): implications for wild populations. *Anim Conserv.* 11: 198–205.
13. Varma, S. (2015) Captive Elephants in India: ecology, management and welfare. Compassion Unlimited Plus Action (CUPA) and Asian 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Bangalore, India.
14. Sukumar R. (2003) *The Living Elephants: evolutionary ecology, behaviour, and conser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https://www.google.com/books?hl=en&lr=&id=P_IS80OBWTgC&oi=fnd&pg=PA3&dq=The++living++elephants:+evolutionary+ecology,+behavior,+and+conservation&ots=VT27F7Q94Z&sig=jLc2ewYFIwGazy6-oScQeUjqQ_M
15. Clubb, R.; Rowcliffe, M.; Lee, P.; Mar, K.U.; Moss, C.; Mason, G.J. (2008) Compromised survivorship in zoo elephants, *Science* 322: 1649–1649.
16. Pradhan, N.M.B.; Williams, C.; Dhakal, M. (2011) Current status of Asian elephants in Nepal, *Gajah* 35: 87–92.
17. de Silva, S.; Schmid, V.; Wittemyer, G. (2016) Fission–fusion processes weaken dominance networks of female Asian elephants in a productive habitat, *Behav Ecol. arw153*. doi:10.1093/beheco/arw153
18. McKay, G.M. (1973) *Behavior and ecology of the Asiatic elephant in southeastern Ceyl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http://indianmedicine.eldoc.ub.rug.nl/root/M/66526/>
19. Bradshaw, G.A.; Lindner, L. (2009)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Elephants in Captivity. Available: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b5b9/4307d6f45747fdccfb82dc5a69df71d02658.pdf>
20. Bradshaw, G.A.; Schore, A.N.; Brown, J.L.; Poole, J.H.; Moss, C.J. (2005) Elephant breakdown, *Nature* 433: 807. doi:10.1038/433807a
21. Rizzolo, J.B.; Bradshaw, G.A. (2016) Prevalence and patterns of complex PTSD in Asian elephants (*Elephas maximus*).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Kelaniya, Sri Lanka, pp. 291–297.
22. Zeder, M.A.; Emshwiller, E.; Smith, B.D.; Bradley, D.G. (2006) Documenting domestica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genetics and archaeology. *Trends Genet.* 22: 139–155. doi:10.1016/j.tig.2006.01.007
23. Price, E.O. (1984) Behavioral aspects of animal domestication. *Q Rev Biol.* 1–32.
24. Russell, N. (2002) The wild side of animal domestication. *Soc Anim.* 10: 285–302 doi:10.1163/156853002320770083
25. Koehl, D. (2010) *Elephants encyclopedia*, Elephants.se. Available: www.elephant.se
26. Roots C. (2007) *Domestication*. Greenwood Press.
27. Lair, R. (1997) *Gone Astray: the care and management of the Asian elephant in domesticity*. FAO. Available: <http://www.fao.org/docrep/005/AC774E/AC774E00.HTM>
28. Mahouts Elephant Foundation (2015) *Tourism cares: creating awareness and respect for elephants*. Available: www.mahouts.co.uk/image/data/blog/tourismcares.pdf
29. Elephant Experts (2014) *Optimized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In: *Elephant Experts*. [cited 12 Aug 2016]. Available: www.elephantexperts.org/optimized.html
30. Elephant Nature Park (2016) *The importance of positive reinforcement*. In: *Elephant Nature Park* [cited 5 Jun 2016]. Available: <http://www.elephantnaturepark.org/the-importance-of-positive-reinforcement/>
31. Story, E.; Story, J. (2015) *Golden Triangle Asian Elephant Foundation veterinary training programs*. In: *The Elephant Story* [cited 5 Apr 2016]. Available: <http://the-elephant-story.com/blogs/news/79459844-gold-en-triangle-asian-elephant-foundation-veterinarian-training-programs>
32. Buckley, C. (2016) *Mahout and elephant training initiative (METI)*. In: *Elephant Aid International* [cited 5 Dec 2016]. Available: <http://www.elephantaidinternational.org/projectsDetail.php?recordID=2>

33. Xinhua (2011.) Swiss tourist killed by elephant in Thailand, China Daily. Available: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1-02/24/content_12074833.htm
34. Anon. (2009) Rogue elephant gores toddler at Pattaya floating market, Pattaya Daily News. Pattaya; 24 Oct 2009.
35. Anon. (2008) Elephant stomps woman outside Pattaya restaurant, Pattaya Daily News. Pattaya; 3 Oct 2008.
36. Anon. (2000) Family mourns Thai elephant victim, BBC News. Available: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755243.stm
37. Anon. (2016) Scottish tourist "killed by an elephant" , BBC News. Scotland; 2 Feb 2016.
38. Douglas-Hamilton, I.; Barnes, R.F.W.; Shoshani, H.; Williams, A.C.; Johnsingh, A.J.T.; Beck, R. et al. (2001) Elephants. In: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Mamm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36–445.
39. Lyashchenko, K.P.; Greenwald, R.; Esfandiari, J.; Olsen, J.H.; Ball, R.; Dumonceaux, G., et al. (2006) Tuberculosis in elephants: antibody responses to defined antigen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potential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treatment, *Clin Vaccine Immunol.* 13: 722–732. doi:10.1128/CVI.00133-06
40. Angkawanish, T.; Boonprasert, K.; Homkong, P.; Sombutputorn, P.; Mahasawangkul, S.; Jansittiwate, S.; et al. (2009) Elephant health status in Thailand: the role of mobile elephant clinic and elephant hospital, *Recent Publ Asian Elephants 50 News Briefs* 61: 15.
41. DNPWC (2011) Nepal Elephant Tuberculosi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ction Plan (2011–2015). Government of Nepal, Ministry of Forests and Soil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Available: <http://www.ntnc.org.np/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Nepal%20Elephant%20TB%20Control%20and%20Mgt%20Action%20Plan.pdf>
42. Mikota, S.K.; Peddie, L.; Peddie, J.; Isaza, R.; Dunker, F.; West, G. et al. (2001) Epidemiology and diagnosi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captive Asian elephants (*Elephas maximus*). *J Zoo Wildl Med.* 32: 1–16.
43. Michalak, K.; Austin, C.; Diesel, S.; Bacon, M.J.; Zimmerman, P.; Maslow, J.N. (1998)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as a zoonotic disease: transmission between humans and elephants. *Emerg Infect Dis.* 4: 283.
44. Ong, B.L.; Ngeow, Y.F.; Razak, M.F.A.A.; Yakubu, Y., Zakaria, Z.; Mutalib, A.R. et al. (2016) Tuberculosis in captive Asian elephants (*Elephas maximu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Epidemiol Infect.* 141: 1481–1487. doi:10.1017/S0950268813000265
45. Veasey, J. (2006) Concepts in the care and welfare of captive elephants. *Int Zoo Yearb.* 40: 63–79. doi:10.1111/j.1748-1090.2006.00063.x
46. de Vries, L. (2014) An elephant is not a machine: a survey into the welfare of private captive elephants in Sauraha, Chitwan National Park. *Animal Nepal, Kathmandu.*
47. Magda, S.; Spohn, O.; Angkawanish, T.; Smith, D.A.; Pearl, D.L. (2015) Risk factors for saddle-related skin lesions on elephants used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ailand. *BMC Vet Res.* 11: 1.
48.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 (1979) Five Freedoms. Available: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21007104210/http://www.fawc.org.uk/pdf/fvefreedoms1979.pdf>
49. Biggs, D.; Courchamp, F.; Martin, R.; Possingham, H.P. (2013) Legal trade of Africa' s rhino horns, *Science* 339: 1038–1039.
50. Tensen, L. (2016)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can wildlife farming benefit species conservation? *Glob Ecol Conserv.* 6: 286–298.
51.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2016) Humane Solutions for Elephants in Entertainment: Guidelines,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Available: www.worldanimalprotection.org/elephant-friendly-venue-guidelines
52. Van de Water, A. (2016) How honeybees help to create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elephants. In: Bring the elephant Home. Available: www.bring-the-elephant-home.org
53. Zoological Society London (2015) Thailand Elephant Conservation: mitigating human–elephant conflicts. Zoological Society, London. Available: <http://static.zsl.org/files/zsl-info-sheet-thailand-elephant-conservation-1401.pdf>
54. Laohachai boon, S. (2010) Conservation for whom? Elephant conservation and elephant conservationists in Thailand. Available: <http://repository.kulib.kyoto-u.ac.jp/dspace/handle/2433/141762>
55. Lohan, R. (2002) Giants on our hands: the elephant situation in Thailand and a plea for co-operation. Proc. Int. Workshop Domesticated Asian Elephant. FAO, Bangkok. Available: <http://www.fao.org/docrep/005/ad031e/ad031e0r.htm#bm27>
56. Kashio, M. (2002) Giants on our hands: opening remarks. FAO Bangkok.
57. Thitaram, C. (2008) Asian elephant. Elephan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Facul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Chiang Mai University. Available: <http://www.asianelephantresearch.com/about-elephant.php>
58. Polyapipat, P.; Loh, A. (2015) Tourists' understanding of the elephant busines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 Chiang Mai province, Thailand. *ABAC ODI J. Vis. Action Outcome* 2.
59. Pintavongs, W.; Chueplaivej, P.; Boonyasart, B.; Kidyhoo, S.; Pravai, W.; Rattanapunprakarn, J. et al. (2014) Domestic elephant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health status in Thailand, *J. Kasetsart Vet.* 24: 16–24.
60. Department of Tourism Thailand (2017) Visitor statistics 2550–2559. Department of Tourism Thailand. Available: <http://newdot2.samartmultimedia.com/home/listcontent/11/221/276>
61.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2016) Elephant-friendly travel companies.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Available: www.worldanimalprotection.org/elephant-friendly-travel-companies
62. Doak, N. (2014) Polishing of the ivory: surveys of Thailand' s ivory market. TRAFFIC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UK.

63. Hastie, J.; Newman, J.; Rice, M. (2002) Back in Business: elephant poaching and the ivory black markets of Asia.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UK.
64. Stiles, D. (2009) The elephant and ivory trade in Thailand. TRAFFIC South East Asia.
65. TRAFFIC (2015) Thailand's drive against illegal ivory trade bolstered by forensic tools. In: TRAFFIC News 23 Feb 2015 [cited 5 Apr 2016]. Available: <http://www.trafc.org/home/2015/2/23/thailands-drive-against-illegal-ivory-trade-bolstered-by-for.html>
66. The Nation (2011) Thai temple butchers carcasses of 3 elephants, sold their meat, Asia One News. Available: <http://news.asiaone.com/News/Latest+News/Asia/Story/A1Story20110107-256876.html>.
67. Leimgruber, P.; Gagnon, J.B.; Wemmer, C.; Kelly, D.S.; Songer, M.A.; Selig, E.R. (2003) Fragmentation of Asia's remaining wildlands: implications for Asian elephant conservation, *Anim Conserv.* 6: 347–359.
68. Fernando, P.; Jayewardene, J.; Prasad, T.; Hendavitharana, W.; Pastorini, J. (2011) Current status of Asian elephants in Sri Lanka, *Gajah* 35: 93–103.
69. Jayewardene, J. (2002) Giants on our hands: the care and management of domesticated Asian elephants in Sri Lanka. Bangkok, p. 43. Available: http://coin.fao.org/coin-static/cmsdia/9/13171049401100/2002_30_high.pdf#page=53
70. Weerathne, C. (2016) Chief magistrate issues notice on Wildlife DG, CID. The Island, 20 Oct 2016, Sri Lanka. Available: http://www.island.lk/index.php?page_cat=article-details&page=article-details&code_title=154101
71. Trevett, C. (2016) Gift to key elephant in the courtroom. New Zealand Herald, 20 Jul 2016.
72. AFP (2016) Sri Lanka bans use of young elephants for work. In: Phys.Org, 23 Nov 2016 [cited 17 Jan 2017]. Available: <https://phys.org/news/2016-11-sri-lanka-young-elephants.html>
73. Jackson, P.F. (1985) Elephants in Asia. Asian Elephant Specialist Group.
74.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 of India (2013). Elephant Census 2012. Available: <http://envfor.nic.in/division/introduction-4>
75. Baskaran, N.; Varma, S.; Sar, C.K.; Sukumar, R. (2011) Current status of Asian elephants in India, *Gajah* 35: 47–54.
76. PTI (2016) Don't issue ownership certificates to elephant owners: Supreme Court, New Indian Express. Available: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Dont-Issue-Ownership-Certificates-to-Elephant-Owners-Supreme-Court/2016/05/08/article3422111.ece>.
77. TNN (2014) No ownership record for deceased elephants, The Times of India. Available: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home/environment/wild-wacky/No-ownership-record-for-deceased-elephants/article-show/30781769.cms>. Accessed 15 Jun 2016.
78. Nambudiri, S (2016) 427 jumbos in captivity have no ownership records, The Times of India, 4 Dec 2016, City-Kochi. Available: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kochi/427-jumbos-in-captivity-have-no-ownership-records/articleshow/55786248.cms>. Accessed 6 Dec 2016.
79. Central Zoo Authority (2009) Banning elephants from zoo collection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of India. Available: www.cza.nic.in/g18.pdf
80. Rangarajan, M.; Desai, A.; Sukumar, R.; Easa, P.S.; Menon, V.; Vincent, S., et al. (2010) Gajah: securing the future for elephants in India. The Report of the Elephant Task Force India. Available: <http://indianmedicine.eldoc.ub.rug.nl/root/R4/468r/>
81. Singh, V. (2016) Central Zoo Authority: no more wild animals in circuses, says Central Zoo Authority, Times of India, 7 Dec 2016. Available: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mumbai/no-more-wild-animals-in-circuses-says-central-zoo-authority/articleshow/55858347.cms>. Accessed 17 Jan 2017.
82. Wildlife SOS (2015) Elephant Conservation and Care Center. In: Elephant Conservation and Care Center [cited 17 Jan 2017]. Available: <http://wildlifesos.org/elephant-conservation-and-care-center/>
83. TRAFFIC (2015) Sonapur Fair once again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wildlife law. TRAFFIC Post 22 and 23. Available: http://awsassets.wwfndia.org/downloads/trafc_post_march_2015.pdf
84. Niraj, S.K.; Ghosh, S. (2014)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Sonapur Animal (Mela) Fair 2013. TRAFFIC 20. Available: http://awsassets.wwfndia.org/downloads/trafc_post_march_2014.pdf
85. Ministry of Forests and Soil Conservation of Government of Nepal (2003) Domesticated Elephant Management Policy, 2060 (2003). Ministry of Forests and Soil Conservation. Available: http://www.forestrynepal.org/images/publications/GoN_Domesticated_Elephant_Policy.pdf
86. Elephant Aid International (2015) Chain Free Means Pain Free: Nepal. Elephant Aid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https://elephantaid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Nepal_CFMPF_2015_report.pdf
87. AFP, (2016) Mammoth battles at Nepal elephant polo championship, Mail Online, 2 Dec 2016. Available: <http://www.dailymail.co.uk/~/article-3994126/index.html>. Accessed 17 Jan 2017.
88. Khounbolin, K. (2011) Current status of Asian elephants in Lao PDR, *Gajah* 35: 62–66.
89. Norachack, B. (2002) The care and management of domesticated Asian elephants in Lao PDR.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Domesticated Asian Elephant. FAO, Bangkok.
90. Maltby, M.; Bourchier, G. (2011) Current status of Asian elephants in Cambodia, *Gajah* 35: 36–42.
91. Dany, C.; Weiler, H.; Tong, K.; Han, S. (2002) The status,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omesticated Asian elephant in Cambodi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Domesticated Asian Elephant. FAO, Bangkok.
92. Tipprasert, P; Baker, I., Kashio, M. (2002) Giants on our Hands: elephants and ecotourism in Thailand. Bangkok, p. 157.
93. Infoplease.com (2016) Country Profile: Burma. In: Infoplease. Available: <http://www.infoplease.com/country/profiles/burma.html>

我们致力于终止动物虐待

We end the needless suffering of animals.

我们呼吁将动物保护纳入到全球的日程中

We influence decision makers to put animals on the global agenda.

我们帮助人们认识到动物保护以及动物福利的重要性

We help the world see how important animals are to all of us.

我们鼓励公众选择“动物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善待动物

We inspire people to change animals' lives for the better.

我们推动世界保护动物

We move the world to protect animals.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联系我们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3号
东外外交办公大楼501A
100600

T: + 86 10 8532 4211

F: + 86 10 8532 5211

- ▶ worldanimalprotection.org.cn
- ▶ 官方微信和新浪微博：@世界动物保护协会